





独立时代

十年——MUA特刊

[www.one-era.com](http://www.one-era.com)

[oneera.official@gmail.com](mailto:oneera.official@gmail.com)

策划 NA君 Apprentice 微La 憶霖

文编 墨拦 道口慕枫 杏伊 锁骨君 乔白山人 木禾

美编 Nobelium 来自未来的我 会飞的猫 Eda

技术 Eda Morula

封面原图 Marc Allante

封面制作 Nobelium

未经允许, 请勿转载

文/NA君

編/Nobelium

# 当我们谈论MUA的时候， 我们在谈什么？

## 卷首语



一个学生社团？

是的，无论赋予MUA多少意义与想象，它归根到底只是一个学生社团。但似乎对于不少内地生而言，它又不同于其他社团，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活动上，MUA都有其区别于中大其他学生组织或者内地高校“学生会”之处。

一段与“大学”紧密相连的回忆？

是的，从一到中大的Ocamp，到你可能参与过的中秋游园、M唱、文化节和其他小大纷繁的活动，再到毕业季的Photoday，前前后后，在我们与“大学”相关的种种记忆中，从不会缺少MUA的影子。

一份“归属感”和一种身份认同？

这个组织的正式会员只能是内地生。MUA所指代的那一群人几乎可以等同于在中大被贴上“内地生”标签的那个团体。很长时间都有一种说法：中大有三个圈子，local一个圈、内地生一个圈、International一个圈，都各自玩各自的，交际很少。有意无意，多多少少，作为MUA的成员、享受MUA的福利，都体现着加深着对“内地生”身份的一种认同。

也许，还有其他的意味：

一个为内地生发声、维护内地生利益的团体？

一种高大上的想象？

一次民主意识的养成和民主活动的体验？

.....

这是我们在征稿时向大众和约稿对象发出的征稿文案：

1998年，中大招收首批28名内地本科生；

2003年，内地本科生联合会（MUA）成立，第一庄名为“始祖鸟”；

2012年，MUA进入了第十个年头。

十年之间，它对于“内地生”意味着什么，而“内地生”反过来又赋予了它什么意味呢？

我们该如何定位现在的MUA？——它成立的初衷与其发展至今的现状仍然吻合吗？它是帮助内地生找到了“归属感”，还是培养了“依赖感”？它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阻碍内地生积极融入香港社会的角色？当出现某些矛盾和冲突时，它又能否很好地为内地生团体发声、维护其会员的权益？

MUA的几项重大活动总会引起一些的争议——倾庄的方式在近两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内阁倾庄制度”有何利弊，是否应该坚持下去？是什么吸引你想去倾MUA？或者有哪些原因让你不屑于去倾这支内地生中的“学生会”？Ocamp参与人员的遴选经常被称作“敏感话题”，但每年都会有不满的声音存在，现行的方式是否存在硬伤？在Ocamp的筹办上，如何最大化的帮助新生适应环境，减少常被诟病的组爸妈过度自high的现象？MUA迎新营在营造温暖感的同时，在大学生活之初就为我们鲜明划清了“内地生”与“本地生”的群体归属，总的来看真的是“利大于弊”吗？

MUA在组织建构与运行机制上不断完善，但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由庄员、干事、书联、宿联组成的MUA如此庞大，人员众多，但在行动力和效果上是否让人满意？什么时候可以做到政务完全的透明公开，以及建立起与会员之间有效的沟通机制？在无论选举还是改制的表决，会员为何不愿去投票？为何在本地报纸中出现“西环魔爪伸向大学”这样的报道？

历来围绕MUA的争议或吐槽从不少见，但是，可不可以说，现在的“我们”对于MUA这个组织正变得日趋冷感？

.....



等到特刊终于做出来的今天，回过头看，上述的种种问题在这本几十页的杂志中却依然无法找到确凿的答案——这本特刊的目的，也许本就不在于提供一个答案。也许你未曾听说过“helper门”事件，没经历过“撼庄”，也不知MUA曾经为争取保留内地生“四年保宿”的政策同校方所做过的一系列艰难地交涉。现今MUA的渐趋成熟，离不开十年来所经历地一系列事件及经验的积累。如果你认为MUA跟我们利害相关的话，“如何让它变得更好？”便是个有意义的问题，而我们想通过这本刊物提供的，是一种关切和一个讨论的平台。



虽然我们想做很多事情，但是你所见到的这本刊物可能依旧不尽如人意。由于各方面的困难和限制，特刊的制作跨过一年时间，其中有停滞，也有要不要继续做下去的疑惑和讨论。在杂志社全体成员的努力下，特刊最终得以完成。无论是几万字的采访稿、精心整理的“大事记”以及其他数篇约稿，都凝结了编者的心血与付出。

作为主编，我要在此真心地感谢我们的所有文编和美编。感谢羊羊，她是这期特刊的执行主编，没有她的坚持这本特刊可能在去年就已经夭折了；感谢超人，他是最初参与特刊策划的三个人之一，在特刊制作过程中，我们曾经有过一次大的争吵，但他还是无私地继续参与特刊的制作，包括最后几万字的参访稿的整理；感谢邵枫、董凡、雪娇和杉狗，同样，没有文编们辛苦的约稿和采访也不会有现在的这本特刊。感谢可诺，她是这期的美编PIC，付出很多精力和时间统筹杂志的美术编辑工作；感谢兔子、雯锦、哈楚和亚馨，正是美编们的精心排版和设计，才使得这本杂志最终成型。真的很感谢你们。

当然，在此还要感谢为我们写稿的每一位撰稿人、感谢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我们采访的每一位受访者、以及第十届MUA内阁为本刊的制作所提供的一些必要的资料。

最后应该感谢的，是阅读这本特刊的每一位读者。如果这本特刊可以带给你哪怕一点点相关话题的思考，那将是我们最大的荣幸。

NA

2014年3月

# 目 录

---

## 一、MUA那些“鸟”事

MUA十年大事记 NA君

## 二、那些年我们吐槽过的MUA

MUA十周年系感

别让“倾庄”凌驾了选举

由MUA倾庄谈开来

小谈些活动

o'camp

十年，融入了吗？

对MUA与内地生的小思——不太清晰的废

武卓韵

沈瑞桓

张天博

刘晋

潘昊

吴尊天

杨牧天

## 三、记我们尚未逝去的MUA



# MUA 十年大事記

- 1998年 香港中文大学招收首批内地本科生，共有28名来自京沪的优异生来到中文大学。当时中大对他们进行了热烈的欢迎，新闻界对他们作了一系列访问。
- 1999年 内地本科生数量增长至60人。
- 2000年 内地本科生数量已近百人。
- 2001年 香港中文大学“内地本科生计划”实行已三年，已有125名在校内地本科生。为让这些负笈离乡的学生感受到家的温馨，香港上海总会与中大联合开展了“家在香江”亲情计划，此即 MUA 的前身。
- 2001年 中大开始招收内地自费生。
- 2003年 就读中大的内地本科生日益增多，非常需要成立组织为大家谋求福利、组织活动。故此，中大内地生自己的组织“MUA”诞生了。首届内阁定名为始祖鸟。
- 2004年3月20日 内地本科生联合会正式注册成立。
- 2003年至2006年 前三届内阁始祖鸟、腾曦、凝翼确定了MUA会章的基本架构，设立了MUA基金，确定了包括迎新营、中秋活动、内地生唱歌比赛、送旧等几大年度核心活动。
- 2006年10月 第四届内阁鸣霄首次以“大笪地”形式开展中秋联欢活动，参加人数近五百人，堪称年度盛事。

文/NA君  
编/Nobelium

- 2007年1月 ● 第四届内阁鸣霄举办脱胎于国语卡拉OK比赛的MUA歌唱比赛“冬日恋歌”。
- 2006年至2007年 ● 第四届内阁鸣霄发展了书院联系人及宿舍联系人制度；完善了干事制度，扩大了代表会规模；建立档案管理制度，留下了比较详细的活动资料和工作总结。
- 2007年10月下旬 ● 第五届内阁拓羽首次开办内地文化展，设置了摊位、指示牌及展板，这是后来中国文化节的雏形。
- 2007年10月下旬至12月中旬 ● 第五届内阁拓羽成立组委会，主办首届香港联校杯内地生足球比赛，MUA足球队参加并杀入四强。
- 2007年11月至2008年3月 ● 第五届内阁拓羽修改会章。首先修改和明确了MUA组织架构及职权，原有内务副会长、外务副会长各一名变更为一名副会长及外务庄员，并取消出版、联络、福利、书院召集人，设置总务庄员，奠定了今日MUA内阁架构。其次进行了任期修改，将MUA上落任期整体推后一月，形成了MUA今日的庄期。
- 2008年3月 ● MUA倾庄首次出现七只候选内阁竞争的激烈局面。
- 2008年至2009年 ● （第六届内阁曜桐真文书资料只有0’ camp内容。这一届情况较为混乱的，尤其是财政）
- 2009年4月 ● “蚍蜉”撼庄。
- 2009年夏 ● 猪流感肆虐之时，甚至有新生受到感染，迎新营许多活动也受到影响。即便如此，第七届内阁启飏举办的0’ camp仍比较顺利地完成了。

- 
- 2010年2月 M唱继续采用短庄组织的举办形式。M唱短庄“音乐盒子”首开邀请明星之先河，方大同到场献唱，不少Local亦慕名前来，影响力极大。
- 2010年4月 第七届内阁启颯首次举办中国文化节，精心设计，创意宣传，获得巨大成功。
- 2010年5月 第八届内阁翀云任上，发生“5·2 Helper门”事件。
- 2010年8月 第八届内阁翀云构建起MUA课程资料库，之后亦进行了持续跟进与发展。
- 2010年8月下旬 翡云举办为期13天的超长迎新营。
- 2011年 M唱短庄“M号风球”进行了架构的改革，参照上届“音乐盒子”经验，将原有“主席-副主席”的传统短庄架构改变为权责更为明确的“总监制—导演”体制。此届M唱邀请光良作为嘉宾，较为顺利地完成了。翀云在本届M唱中第一次采用签订协议方式明确了短庄之监管。
- 2011年4月 翡云修改会章，核心是监察会的设置和会员身份的定义。此次修章之后，监察会将依照会章要求对常务代表会进行监督，这是MUA组织结构向民主化、透明化迈进的一大步。
- 2010年至2011年 内阁翀云任期内，MUA常务代表会工作总结、工作日志获得了制度化与体系化，为MUA后来的运行提供了诸多借鉴。
- 2011年10月 大学应对2012年三改四学制，组织特别小组，提出不再保证非本地生的四年全宿（即从2012届内地生开始不再有四年宿位保障），建立新宿位宿分制度，并尽力为无法在校内住宿的非本地生提供帮助。第九届内阁翊凤极其重视此事，对宿位问题进行了严谨跟进，发放调查问卷、进行其他港校内地生宿位状况调查，并在特别小组会议中努力争取内地生权益。历经这一过程，内地生宿位纳入了各书院宿分制度，但在具体宿分上，明显体现出大学对内地生的倾斜，基本保障了未来内地生的四年宿位。
- 2012年3月 因为报名参与倾庄人数过少，第九届内阁翊凤改变选举方式，以大内阁形式进行全民投票选举。
- 2012年8月 第十届内阁醴泉改善迎新营设计，努力使日程与书院大0衔接，使得新生可以在参加MUA迎新营后自主选择是否参加书院大0，参加书院大0的内地新生多达两百余人。
- 2013年2月 依靠优异赞助成绩、强力宣传推广、良好赛程设计和选手包装，短庄“Live House”筹办的2013M唱“强音聚变”获得空前成功，决赛吸引了校内外六百余观众观看。
- 2012年至2013年 醴泉开展并跟进了十周年纪念活动，内阁任期内亦在努力推行包括迎新营会议、常务会议、财政状况等事项在内的政务公开。

# MUA十周年杂感

文 / 武卓韵（第五届拓羽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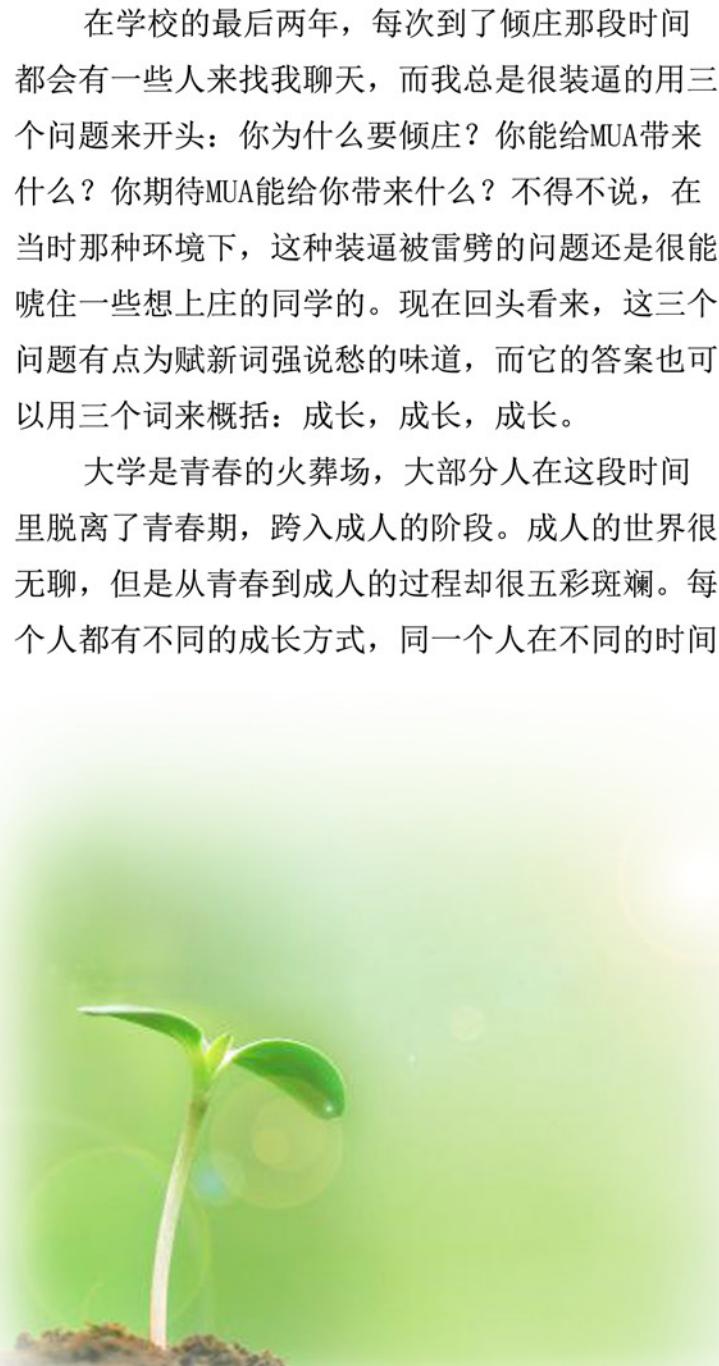
编 / 墨栏 会飞的猫

今年是MUA成立的第十年，所以最近一年经常会听说校内校外的同学在筹备各种活动。我曾经是MUA第五届的内务副主席和第六届的主席，离现在已经四五年了。四五年时间，内地和香港在变，中大校园在变，内地生这个群体在变，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也在变。过去我们曾经自豪的说MUA有1000多会员，现在我们可以更加自豪的说MUA有1200多会员；我们入校几乎已经是80后的最后一批，现在整个本科生都是90的天下；我们入学的时候看着组爸组妈如此成熟老练，现在回头想想自己做庄员的时候又是何等的青涩。

对于MUA的反思可以从很多角度进行，可以把它放置于内地与香港十多年来交流的大的背景中，也可以在香港或者中大这个小背景当中；我们既可以从毕业生和亲历者的角度来观察它发展中的得失，也可以从在校同学的角度看它现在工作的成效。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都会得到一些很有意义的思考结果。对于我来说，我在大学这几年才真正开始意识到有所谓“成长”这么回事，而我的大学生活一半给了MUA，所以在反思自己那两年的MUA生活时，始终离不开的是自己的成长。



那些年我们吐槽过的MUA



在学校的最后两年，每次到了倾庄那段时间都会有一些人来找我聊天，而我总是很装逼的用三个问题来开头：你为什么要倾庄？你能给MUA带来什么？你期待MUA能给你带来什么？不得不说，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这种装逼被雷劈的问题还是很能唬住一些想上庄的同学的。现在回头看来，这三个问题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而它的答案也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成长，成长，成长。

大学是青春的火葬场，大部分人在这段时间里脱离了青春期，跨入成人的阶段。成人的世界很无聊，但是从青春到成人的过程却很五彩斑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方式，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

成长的路径可能也会有明显的差异。但是无论选择什么样的成长路径，没有人可以独立地长大，我们的内心都必须依靠在某些外在的事件之上。这似乎可以解释大部分大学社团存在意义。而MUA特殊的地方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它在新生们还没有认识香港和中大的时候，以一种非常高调的姿态介入到了所有人的生活；第二，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MUA是中大唯一一个内地生的社团。这两方面的特殊性使得许许多多对于社团生活充满憧憬的人把MUA当成了自己的首选项。据说这几年参加倾庄的人数逐年下降，有人觉得是MUA做的不好吸引不到人来参加，有人觉得是倾庄制度改变消磨了大家的积极性，也有人觉得这是同学们的观念变了。我已经不在校园三年了，当然也无从去评判MUA现在的工作和整个校园氛围的改变，但从零星的了解来看，现在的同学所见的世面和所拥有的世界观，已经不太像是五年前的我们了。也许大家对于MUA倾庄的冷淡，更是一种多样化成长的表现。回到刚才的问题，为什么要倾庄？我自己给过很多答案，也听到过很多答案，在当时当下，得到的回答总是希望能做贡献、希望能学到东西、希望能交朋友、希望能服务大家等等等。现在看来，这些答

案其实都是在说一件事情：我想要快点长大，我要通过倾庄来让我快点长大。

前几天约稿的同学还让我讲讲MUA历史上的各种风波，并且说到现在的很多反思似乎在刻意避免着谈论这些事情，我看就乐了：原来这都上升到这么高的高度了啊！要说风波的话，MUA一般最能引起风波的就是倾庄和组爸妈选举了。倾庄的制度在过去的十年里面，来来回回变了很多次：先是组团，结果竞选差点变成了抄板凳干架；再变成了一个个职位单独竞选，于是造就了某年十多个人同时竞选主席的空前盛况，也使得在其后的工作中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磨合；再接着变成了主席副主席组团，最后又回归到了最初的组团倾庄的原点。这一圈兜下来，每年都能发现不足，每年也都在改进。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十年之后，MUA倾庄的制度回到了最初的模式，这算不算成长？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因为倾庄和组爸妈选举打过、吵过、翻脸过、风言风语过，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所谓的那些刻意在回避的东西，但在我看来这些事情的发生好像都是必然的。在第七届选举的时候，因为会章的修改让选举人的资格出现了从未遇到的问题，当我们最终取消了几位候选人资格的时候，面临的压力

用千夫所指似乎也不算特别过分。之后在投票环节又因为有瑕疵而被学生会挡了回来，颇费周章。我记得当时有人很不客气的对我说，怎么你这一年就这么多事呢？我当时也不太理解怎么这一年就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后来想明白了，这些所谓的风波其实就是MUA成长的一种方式。在那年取消候选人资格之前，估计都没什么人仔细看过会章，所以一旦开始较真就发现我们原来有那么多违反会章的地方，所以就变得很痛苦很纠结。也许每一届庄员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当自己刚开始明白MUA是怎么回事儿的时候，就要落庄了，而自己这一年很多主观的感受又没有办法直接传递给下一届。这是MUA自身的特性决定的，它既是一个服务众多内地生的平台，也是提供给庄员们成长机会的平台，它每一年提供服务的人和接受服务的人都是新的，所以必然在积淀上会显得缓慢。所以前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能给MUA带来什么？也许当落庄之后才会发现，自己想要带来的并非是MUA最需要的，也并非是对MUA最有意义的，反倒是那些无知和鲁莽导致的错误，才是MUA成长的最宝贵财富。

刚才说过，MUA不仅是服务内地生的一个平台，也是庄员们成长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庄员们获得了大量的高强度的锻炼，增加了大量的高质量的经验，同时也会收获大量的高质量的友情。落庄四年，回头想想做的很多具体的事情真是记不太清楚了，而且即使记得也觉得离自己特别遥远，那段时光和自己的唯一联系就剩下了当年一起的庄员们。没有人规定过MUA一定要成什么样子，也没有人规定MUA一定要做什么事情，这也许是香港和中大的环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让我们能自由的在这个平台上实现自己幼稚的想法，同时它也用自由来教会我们要自己承担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做过庄员就知道动嘴和动手之间的距离有多大，不过我倒是觉得要求别人体谅自己的辛苦付出是一种不太成熟的想法，毕竟选择了在这个平台上成长，就要面对一切成长的方式，和它所带来的一切的副作用。

MUA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片段，如同一场热恋一般，现在热情褪去，就有了更多的冷静的观察，甚至包括对于反思的反思。在过去几个月听说了很多次要举办MUA十周年各种



活动的消息，十年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确实不短，但是对于一个年轻的社团却未免还稍显单薄。从98年到现在，资历最老的内地毕业生也才30岁出头，更多的人还没有30岁。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正是应该追名逐利创造自己梦想和生活的时候，世界在我们面前尚且有无数种可能，这个时候想要唤起一种集体的回忆和反思，怕是为时尚早。反思的意义有时候并不仅仅是希望现在变得更好，有时候更是一种情感的需求和人心的回归。MUA作为学生组织，有很多种不同的变好的路径，学长学姐们的反思也许能帮助它成长，也许会成为不同可能性的桎梏。而MUA、内地生等一系列标签，离它们体现价值的时候，也许还有二三十年的路要走，等到那个时候再来反思，肯定会更深刻也更有意义。

# 别让“倾庄”凌驾了选举

文/沈瑞桓 编/MA君会飞的猫

从内地生第一天来到中大起，就会听到一个词叫“倾庄”，不谙粤语的同学或者甚至是广东的同学都可能不是很清楚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于是各路学长学姐组爸组妈就会以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进行回答——“‘倾庄’就是换届选举”。

然而，仔细想想，这样的一个解释，又是多么的不负责任。纵览MUA的会章，甚至是全中大包括学生会在内所有学生组织的会章，几乎都找不到“倾庄”一词，有的只有选举。

选举，在中大的各学生组织里，一般以两种形式进行，全民大会或是全民投票，两者都有最低参与的人数限制以及通过议案所需的票数限制。如此在会章中明文设立换届程序，是因为大家都有共识，新一届的干事会（MUA称作“常务代表会”）需由会员经民主程序决定产生。

在会章的设想中，当每年的选举进入提名期之后，就会有许多想要参选下届干事会的会员自由组阁来报名参选，于是最终的投票中就会有至少一个候选内阁可选。而现实中，各学生团体发现，因为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一起组阁，会员在没有外力帮助下根本不会去报名参选，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候选内阁参选而面临团体解散。为了搭建

一个让有志参选的会员互相了解的平台，于是本地生们在选举之前创造了“倾庄”这么一个活动，能让原本不认识的但都想参选的会员能聚在一起，以便组阁参选。有些团体甚至参与“倾庄”的会员人数不足以组成一支候选内阁，所以必须在“倾庄”过程中再寻觅其他人加入以达致组阁的目的。而在其他学生团体中，参加“倾庄”的会员人数往往恰好超过了一支候选内阁的人数上限，却未能组成两支候选内阁，于是“倾庄”最后就需要有一个环节来筛选部分人，一般以参与“倾庄”的会员互相投票来决定最终这支候选内阁的人员组成。再加上大部分学生团体会员人数不多且当选门槛较低，基本上当届干事会成员和候选内阁成员的票数加在一起，已经符合了全民投票或是全民大会的相关要求，所以由“倾庄”产生的候选内阁必能当选，于是给人一种“‘倾庄’就是换届选举”的印象。需要声明的是，由于“短庄”（或者说是某活动的筹委会）不存在选举的法定程序，所以“短庄”的“倾庄”不在此进行讨论。

然而，我们的MUA有这种会员参选积极性低的情况而需要用“倾庄”来组建一支候选内阁吗？我觉得不然。MUA的会员参选的积极性较高，很多时候参加“倾庄”的人数加在一起足以组建三到四支候选内阁，

甚至在今年选举的自由组阁中，出现了三支候选内阁正式参选的盛况，放在全中大来看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说，“倾庄”在MUA中的意义应该只有作为让参选者互相了解及交流的平台，方便不同观点的人组成不同的候选内阁。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去年MUA“倾庄”取消投票组阁环节之前，“倾庄”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首先在各种学长、学姐、组爸、组妈、官方、非官方的错误引导下，很多人都认为要成为下一届的常务代表会（或者称“内阁”）成员的话就必须参加“倾庄”，再加上大家都公认“倾庄”是一个展示自我极佳的舞台，所以几乎所有想参选的人都去了“倾庄”，并按所报职位进行分组。然后就是按职位进行“候选人”演讲、回答现场提问。最后，完整旁听“倾庄”的会员对各职位的人选进行投票，各职位获票最多的“候选人”组成一队人去正式报名参选。因为完整旁听“倾庄”的会员人数一般不过百，再加上“参选者”众多，“拉票”效果非常之明显，“参选者”只要找到大约20人去听“倾庄”并投票支持，此人就已有很大的胜算成为最终从“倾庄”中胜出。虽然真正选举的提名、咨询大会、全民投票这时候还未进行，但之前“倾庄”所组成的一队人已经被大家认为是下一届内阁了，甚至开始慢慢接手部分的工作了，这使得未能从“倾庄”中胜出的会员几乎没有了参选的动力，所以除了2009年，其他时候的正式选举中只有一支候选内阁。由于这一支候选内阁的成员在“倾庄”时候已亮相，并阐述了部分个人的观点，所以会员对之后的咨询大会热情不高，每年来参加咨询大会的会员都寥寥无几，虽然咨询大会本应是会员了解整支内阁政纲、年度计划以及预算的平台，这些都是之前“倾庄”时候所没有涉及的。最后的全民投票，即使有规定要过半会员参与投票且过半票数赞成才能使得候选内阁成功当选，但往往大家都只是抱着不能让MUA运作不能的心态投了赞成票，而不是真正的认识、了解并赞成这支候选内阁。总的来看，在这种程序下，会章上并不存在的“倾庄”完全架空了法定的选举，一小部分人（比如被“参选者”拉来的20人）就已经能决定最终当选的内阁人选。再者，内阁成员的互相认识是从“倾庄”结束时开始，若发现互相之间理念不同、性格不合，也难以重新组阁，势必影响工作效率。

在2012年“倾庄”取消了投票组阁之后，当年有两支候选内阁最终报名参选，在参与人数相对往年有巨大增长的咨询大会中阐述了自己的政纲、年度计划等，展示了作为一整支队伍的实力及理念，并在最终的全民投票中一决胜负。可以说该次的选举是历年民主成分最高的、竞争最激烈的，也是候选内阁最被会员所认识的一次。

在2010年，当我准备参选MUA并提出要将MUA的民主程度提高的时候，曾招致强烈的批评，批评者认为MUA只是一个提供福利、康乐活动的机构，不应如此将其政治化而损害其作为内地生的家的温暖。我承认对会员来说，“家的温暖”很重要，但近年的各种事情愈发显示出MUA不只是一个举办内地生联谊活动的组织 在2012年“倾庄”取消了投票组阁之后，当年有两支候选内阁最终报名参选，在参与人数相对往年有巨大增长的咨询大会中阐述了自己的政纲、年度计划等，展示了作为一整支队伍的实力及理念，并在最终的全民投票中一决胜负。可以说该次的选举是历年民主成分最高的、竞争最激烈的，也是候选内阁最被会员所认识的一次。 ，更是要为内地生争取最大权益的发言人，当外界都把MUA的会长作为中大内地生的代表的时候，我们必须通过不受干扰的民主程序进行代表权的授予，以此才能维护到最广泛内地生利益不会平白无故受到损害。2012年，翊风取消“倾庄”投票组阁的出发点虽然与民主无关，但我认为其所取得的效果却极大推动了MUA民主发展，将“倾庄”变回了其原本应有的样子，也恢复了全民投票的实际意义。

附：

沈瑞桓

2011年内地本科生联合会选举委员会成员

2012年内地本科生联合会选举委员会主席

2013年内地本科生联合会选举委员会成员

第一届内地本科生联合会监察会成员

第二届内地本科生联合会监察会主席

第四十八届新亚书院学生会社会干事

第四十一届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會新亞代表

第四十一届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會属下团体委员会委员

# 由 MUA 倾庄谈开来

文 / 张天博（第九届内阁翊凤康乐）

编 / 舒伊 Eda

很早就答应独立时代写这篇文章，但却迟迟没有下笔，一方面是我自身的懒惰，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不敢。

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有没有资格写这样一篇关于 MUA 的文章，去评价它的功过是非。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一个当局者，或许把 MUA 的事情留待给时间去评价比较好。然而，我想我还是有必要写些什么的。

今年的换届实际相当于取消了倾庄。初闻这个消息，对我来说不啻于晴天打了一个霹雳。我本以为，翊风当年冒天下之大不韪取消了倾庄的投票，已经算是做出了很大的改革，而造成的后果也是出乎我的预料之外的，却没有想到今年竟然改变得如此彻底。

这件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想来，大三的人们对于 2012 年的倾庄应该依然记忆犹新。言语是无法形容当时的情况的，唯有在场的人可以感受到那种浓浓的火药味儿。那是 MUA 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一次倾庄，却也成为了当时一道最深的伤口。我无意去拨开这道伤口往上撒盐，只是不希望引起人们的误会，以为 MUA 的倾庄历来是如今年这般的。

细数中大各个学生团体的倾庄，绝大多数都是符合这个名字的，大家坐在一起倾一倾，下庄就这么愉快地选出来了，而 MUA 则不同。一来 MUA 所承担的责任实在大过一些活动性的庄，二来每年倾庄的人数实在太多。相对于一些书院学生会根本凑不够人倾庄的情况，MUA 几乎每年每个职位都有超过职位本身二倍三倍甚至六七倍的人数去竞争，直到 2012 年。于是非常无奈地，MUA 只好选择了演讲竞选的方式去倾庄。其实在会章之中是没有倾庄这种说法的，它只是上庄自己搞出来的一个帮助候选人认清自己的实力，同时让有兴趣的会员了解候选人的过程，只有经过全民投票才能获得承认，只不过每年 MUA 在倾出候选庄之后几乎没有人去挑战他们罢了。（不了解的人可以自行参考沈瑞桓的人人日志《MUA 倾庄与选举的相关问题非官方解释》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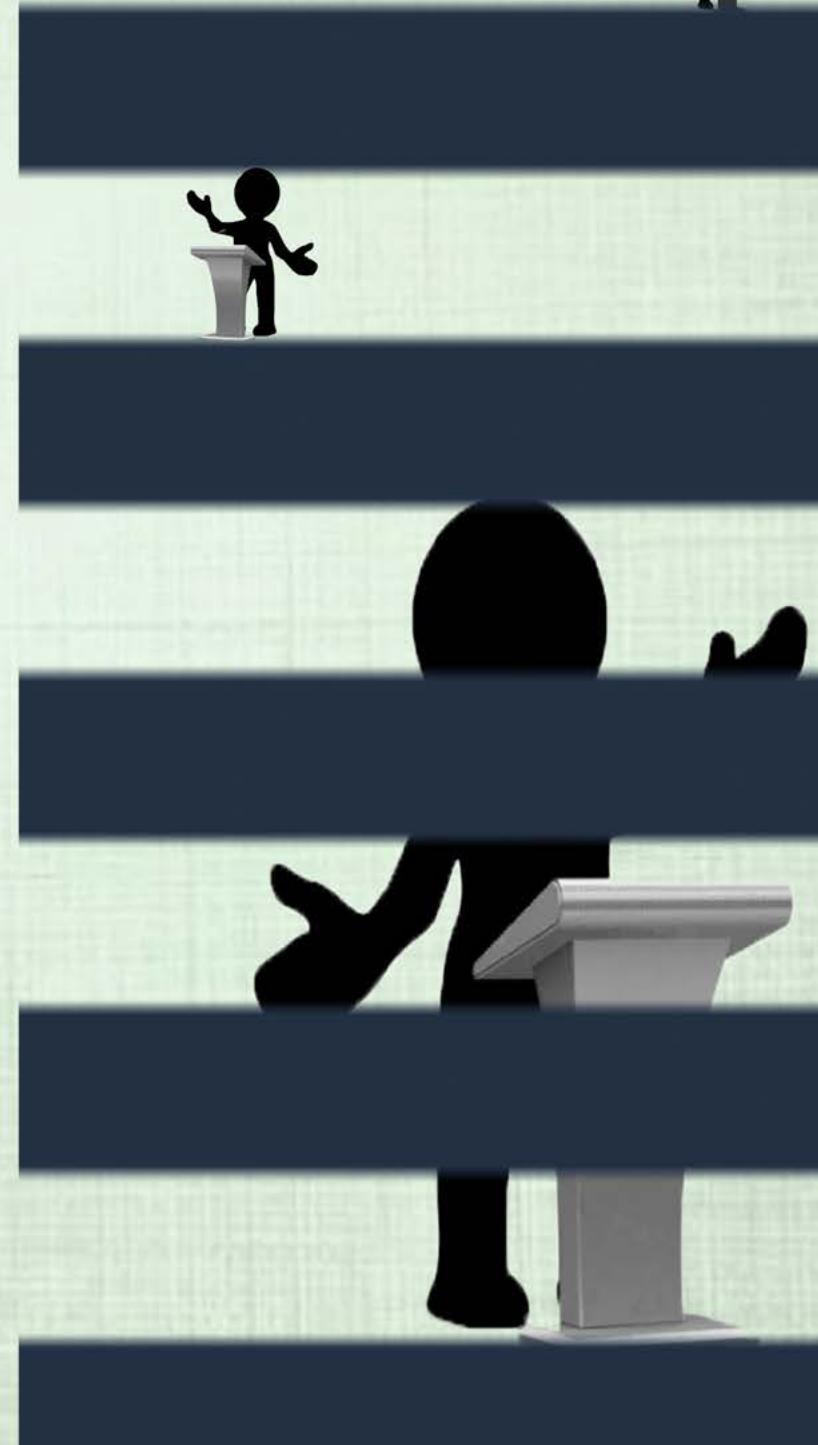
然而我至今也没有想清楚，为什么那几年 MUA 倾庄的人数会一年少过一年，而且这个问题至今还在一直困扰着我。我曾经与很多人一起谈过关于这件事的看法，却无法得到任何的答案，仿佛关心 MUA 的人突然变少了，过了几年又突然多了起来。或许真的是我们那一年做得实在太差吧，总之当年一反常态，在距离倾庄报名结束只有 4 个小时的情况下只有 5 个人报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召开临时会议，决定学习疼讯，做出了一个“非常无奈的”决定，延长倾庄的报名时间，取消了倾庄的投票。

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我们曾经咨询过武卓韵、胡章苑、沈瑞桓和孙贤亮等一些人，毫无例外地都对我们的决定表示支持，觉得这不失为一个拯救报名人数不足的好办法，既可以让候选人自己去拉人组阁，又可以增加整支庄的凝聚力。然而真正实施之后，后果让我们始料未及。

关于那次倾庄现场的情形我已经不再想多提，只能说它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两支庄的火药味儿非常浓，直接导致了一些人对 MUA 失去了信心。而再经过今年的倾庄，很多人觉得这样倾庄付出的时间精力实在太大，而且会对内地生之间的人际关系产生影响，所谓的得不偿失说的就是这个了。有些人或许会说如今年一般取消倾庄自己组阁会增加凝聚力，然而经过醴泉的一年我并未觉得在这方面与以前的庄有很大区别，反倒可能是以前的庄更加团结一些。

翊风当初取消倾庄投票是出于无奈，不过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最差的一点就是没有对倾庄进行评估。我个人私下与醴泉的很多庄员表示过，希望今年能够改回之前的倾庄形式，只是没想到，今年倾庄消失了，MUA 选举所带来的行政意味却更浓。

自武大提出向行政庄服务庄转化开始，每一届若不说这句话就会被问得很惨，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就我个人看来内地生特殊的性质决定了永远也不应该只有行政，活动对于 MUA 来说很重要。我曾经问过武大这个问题，是我错了还是人心变了，武大回答了我一句话，时代不同了。



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我恳请翩鸿在明年恢复倾庄，哪怕也不投票，至少给大家一个了解各个候选庄员的机会，而不是像今年这样，只能了解整个支庄。我与刘晋都认为，在某些职位上，庄员个人的能力和想法还是很重要的。而大内阁的形式也为没有上庄的人带来了更大的麻烦，牵扯了更大的精力。总的来说，我认为今年的形式弊大于利。如果真的想做出一些改变的话，我更希望看到在组织架构上的改变。

不过这样一来，如果再遇到关注度太低，倾庄报名人数过少的问题怎么办呢？我的答案是情急从权，便宜行事。如果真的遇到了像 2012 年的情况，临时作出改变也不迟，毕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过这也就回到了 MUA 存在的意义上面。

我曾经觉得，如果到了内地生与本地生能够融合的时候，MUA 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可以消失了，但现在觉得不然。MUA 毕竟不是一个要逼着大家去关注它的组织，就像我之前说的，它是一个家，我们就像它的孩子。家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孩子们长大了，翅膀硬了，总要飞出去，不能总在家里呆着。但在外面飞累了想回家的时候，家的大门永远敞开着。对我来说这就是 MUA 存在的意义。

2012 年的倾庄风波持续了半个多月，牵扯了许多人的很大精力，其中发生过严重的事情，在翊风的努力下安然解决。投票期最后一天晚上，许多人心力交瘁了。

在那个周日选委开箱验票，投票结果为醴泉以一百多票的优势胜出。至此 2012 年倾庄及选举风波全部结束，醴泉成为候任内阁。

四月三十日，大风，夜里十二点“翊风”正式卸任。五月一日，仍旧大风，凌晨零点“醴泉”正式上任，开始了其为期一年的庄期。

今年在经历了一场持续时间更长，牵涉人数更多的风波后，翩鸿也于五月一日零点正式上任。作为置身事中的人，我无权去评价今年选出的这支庄如何，但我期待着看到翩鸿带来改变，至少，使倾庄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 小谈些活动

文/老师 编/杳伊 来自未来的我

MUA这东西，干了一年，看了三年，多多少少也算是有些了解了。这几年下来，虽然MUA总体没什么大的改变，但是在活动上、制度上、运作上也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制度那些东西比较枯燥，了解的人又甚少，于是，作为一个曾经的搞活动专业户，我也就准备从几个活动上谈谈自己的看法。

谈谈O' camp吧。欧堪中传统娱乐活动就那么几个，几年来也没什么大变化，就是换个游戏，换个节目什么的。所以，我还是准备谈谈大0。从我作为新生入学的那一年开始，我们对大0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从之前的半天到现在的全程跟大0，这么做到底好不好呢？参加大0，可以让新生们与local同学接触，初步了解本地生娱乐文化，能够帮助内地生与本地生沟通，建立关系，以促进新生们融入等等。然而，新生们是否喜欢大0，是否能适应大0的文化与生活呢？虽然MUA让新生自己决定是否参加大0，但这一选择权是在新生们对大0几乎不了解的情况下被行使的。即是说，多数人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做出了随机的选择。这使得绝大多数新生都会选择参加，因为自己身边的人都选择了。然而，新生们参加大0之后的反响却并不十分良好。有反应自己不被理睬的，有反应语言不通交流不方便的，有反应不适应这种娱乐文化的等等。由于这些问题的发生，部分新生会选择迟到早退甚至直接待在宿舍不参与大0活动。

这么看来，似乎对大0参与的预期与实际有着较大的差距。那么，大0究竟是参与好还是不参与好，参与的话又该参与多久呢？其实，个人认为，新生们初来乍到来到香港这个陌生的地方，通过内地生的o' camp在这儿找了自己第一个组织，第一个家。在MUA的o' camp结束时，我说可以，多数新生还是觉得不舍的。所以，他们在这时想的更多的是和自己的小组、朋友在一起而不是走出去接触一个新的圈子适应一个新的环境。MUA在内地生的o' camp结束之后，马上将新生们推出去全程参与大0，即是“违背”了多数人的意愿并将他们向反方向推。这使得新生在不愿脱离一个旧环境的时候就被拉入一个新环境，而且这个新环境是完全陌生的。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得新生抗拒那个新圈子，也阻碍了他们对大0的融入。可以说，这是一个心情上、情感上的问题，在内地生o' camp结束后马上让新生们参与大0，这种安排可能会使得很多人不能接受（包括在体力上）。所以，笔者认为，现行的这一安排是有较大缺陷的，而这些缺陷主要有三点：内地生o' camp与大0的衔接让新生们在精神和身体上不易融入大0；对大0的资讯提供不足使新生们在对这一活动不了解的情况下做出模糊的判断；全程参与未必比参与部分效果来得好。中国文化节这东西大家应该都知道，从2010年第一届到现在，也已经四年了。四年

那些年我们吐槽过的MUA

间，大体不变，小规模改动却有很多。因为算是个新东西，每一届庄也都在努力改良这一活动。不过，这几年下来，始终有一个问题存在：中国文化节某种意义上成了内地生的自high。文化节小活动改动了很多，但是主体还是美食节和嘉年华。美食节还好说，在文广摆个摊，大家都会路过，但是嘉年华却基本只有内地生参加，只是大家聚在一起自high一下而已。其实这个活动主要有两个宗旨，第一是鼓励内地生（多为大一新生）组织参与活动，提高大家对活动的热情；第二是展示中华各个地区的文化，为内地生，本地生，国际生提供一个互相了解，交流的平台。不过，第一点是做到了，而第二点几乎已经被忽略了。在对嘉年华这个活动的筹办中，这几年一直都比较重视的是各个地区摊位的准备以及MUA在嘉年华当天的舞台、节目、展览品的筹办，但是“宣传”这一点被严重忽略了。MUA对中国文化节整体的宣传不重视：宣传品少，宣传人力安排不当，宣传时间过短，宣传方式单一，这些都导致文化节在宣传方面相当薄弱，以至于学校中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活动，甚至连内地生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活动具体进行的时间和地点。于是，在uc汤草举办嘉年华当天，除了路过的人，几乎没有其他在校人员会过来参与这一活动，嘉年华也成为了内地生的自high。笔者认为，重视活动的质量固然重要，但是每个活动都有着自己的目的和宗旨，如果过分关注活动流程以确保活动不出错使得活动偏离了原本的目的，那这个活动的意

义和作用也就大大减少了。作为一个团体，原本就有封闭性，而文化节就是为了让大家走出去，多展示，多交流，为内地生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因此，我们在重视一个活动的具体运作的同时，也要保证这个活动达到原本的目的。

MUA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个团体就是在批评和建议中不断成长，完善起来的。我们已经老了，很多事情也已经不关心，所以问题也看得不那么清楚了。大学是你们的，MUA是你们的，希望你们能把自己投入到MUA中，成为一个积极的建设者，而不是被动的参与者。

# O'Camp

文 / 潘昊 (2011年O' Camp大组长)

编 / MA君 Eda

早些时候接到《独立时代》的邀请，写一篇有关内地生迎新营的文章，答应得很快，写的时候才发现困难。拖了很久，过了截稿时间才完成。这篇文章，我会从几个方向切入，仅仅说明一些事实和个人的想法，仅为抛砖引玉和供大家参考。

## 1、关于插组辅员

首先要不厌其烦地区分一下迎新营里的组家长的各种角色：（这里不考虑插组庄员、Local helper 和 video person）；

	福利	选拔 / 责任
组爸妈	有宿位；免除所有费用（包括正营宿费、早餐、一日游费用等）；可以参加一日游；（福利与庄员、local helper、video person 一致）	每组各一男一女，mua 选拔产生。需承担大组外任务。
正式插组辅员	有宿位；需要交宿费和早餐费用；不能参加一日游	大组 / 小组决定，需上报 MUA。需要承担大组外任务。
非正式插组辅员	嘛都有	大组 / 小组决定，不需对 MUA 负责

过去经常有人安慰那些落选组爸妈的人，说“其实去当组叔、组姨也不错啊。”；我也在 Ocamp 的时候和自己的大组讲，“对于新生来说，任何的辅员可以给新生带来帮助，对于大组来说，也是重要的一份子。”但事实上，在组爸妈带新生玩房 game，参加香港一日游的时候，插组辅员可能正在洗衣服或是待在宿舍。这种区分方式还会带来其他一些问题，比如有一些插组辅员会觉得自己和整个大组有一点疏离，有一些大组的大组聚会只叫组爸妈；1:1 的组爸妈限制使不平衡的新生比例下很多优秀的女生不能入选等等。

如果增加每组组爸妈数量呢？最大的限制是宿位，因为缺少书院的支持，所以我们不能像大O一样每组招4个组爸妈，OSA 也不会允许每组宿位多于正式辅员的人数（但是他们默许窝蛇==）。虽然目前来说让OSA给我们争取更多的宿位以达到每组4个组爸妈有一点困难。但是现在，每组至少有3个宿位（组爸妈和正式插组），也就是说3个组爸妈是完全可能的：

MUA 选拔每组3个组爸妈，每组至少一男一女；组爸妈享有原有福利，不能由OSA 报销的费用（一日游 / 宿费）由大组分摊解决。

听起来很简单，但似乎也不是很好的方案。两个组爸妈的交流比起三个人决定问题可能要更有效率。三个人总是有点奇怪的感觉。

尽管提升组爸妈数量的方案似乎并不完美，但提高插组辅员对迎新营、大组、小组活动的参与度以及为他们争取更公平的待遇是应该的。以下的几点，我觉得都不难做到，

1、增加香港一日游可以参加的人数，让更多的插组辅员参加，OSA 不能报销的费用由大组分摊。

2、大组内更均衡地分配大组费用（包括正式插组人员的宿费）；大组长在分配任务时可以更平衡（比如让一些组爸去洗衣服完全没有问题），同时鼓励插组辅员尽可能参与 precame( 跳大组舞等 )，以及参与大组事务的讨论。

## 2、关于组爸妈选拔

组爸妈选拔历来都是争议较大的一个话题。但事实上，我觉得过往组爸妈选拔的方法没有明显的问题。有人认为过程不够透明、公平和规范。我承认，但这并不是组爸妈选拔的重点。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和他一样优秀，他选上了我没选上呢？但对于MUA和大组长来说，他们考虑的不是这些，他们考虑的是选出来的组爸妈是不是能够负责任的完成任务，对于新手来说是不是一个好组爸妈。如果选出来的36个人是优秀的，那么选拔组爸妈的目的就达到了。

至于具体的措施有让筹委可以选出真正合适的组爸妈，这其中包括报名表的设计，是否邀请其他人进行讨论，大组长和庄员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时候会出现大组长想要的人庄员觉得不一定适合，庄员觉得好的人大组长可能觉得不想要），这些问题我想破头了都没有什么想出什么。还有关于什么才是好的组爸妈，标准是什么等等这些很主观也很见仁见智的问题。我觉得我再写真的不用上班不用休息了。所以在这就不再写了。

### 3、关于学术

我仿佛听人讲过，说迎新营奠定了中大很颓很不学术的基调。我尝试找一些支持这一说法的事实论据，比如我们常常听到组爸妈和组子女说，“今天玩晚一点没关系，明天讲座可以补觉”（哪怕明天是很重要的 academic counseling），又比如新生在迎新营期间没有足够的时间排自己的课表。可见，这种指控不是空穴来风。

具体而言，我想到的迎新营有关学术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 1、去年迎新营，经常有一些自己大组的新生想询问有关法律 / 医学面试的事宜，但此前我并不清楚这两个学系会在迎新营面试，只能根据自己所认识的人让他们去找其他学长学姐。诗悦是当年唯一的一名医学院学生，还好她参加了 Ocamp，并主动自发组织了想报读医学院的学生，给他们做了简单的经验分享，这对于这些新生参与面试来说无疑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MUA 应该同学校提前确定好迎新营期间需要进行的面试（包括可能其他特殊院系的申请），提前安排一个时间邀请相关学系的学长学姐（因为不一定有这两个院系的人参加 Ocamp）进行分享。
- 2、组爸妈应该在保证新生完成排课、准备面试等的基础上，安排房 game；同时对于自己不能解决的有关专业学习的问题，为新生提供资源让他们请教其他学长学姐。
- 3、学系分享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准备。现在的学系分享，大概就是组子女去找自己 / 隔壁组的学院组爸妈问问题。但有时参与迎新营的组爸妈不一定能满足这个需求。比如一个打算念政政系的学生可能不太清楚该如何选课，在 Ocamp 也找不到学长学姐求助。一方面 MUA 需要清楚新生选课的安排（如果都是 preassign 那其实就没什么问题了），另一方面，对一些可能出现的特殊需求，可以提前向 LEO 求助或是收集相关学长学姐的信息。

### 4、关于活动强度和休息

迎新营过往的在学校的活动（gym game, Sim U 等）基本都在晚上 9 点以后才结束，加上洗澡、房 game，新生往往要到 1 点以后才能休息。对很多新生来说适应起来很困难，新生也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排课表、准备面试或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同时，新生可能会因为过于疲劳而没有足够精力参与大 O。

那么时间从哪里抽呢？个人认为，MUA 可以适当缩短夜晚集体活动的时间（包括 gym game、大组活动等）。一方面，无论是大组的活动还是 MUA 集体举行的活动，都存在一些缺乏新意、与大 O 重复的一些游戏，与其想游戏想破头，还不如干脆就不玩了。另一方面，说白了，每天晚上都玩游戏其实似乎也并不怎么有趣。从大一新生到大二当了大组爸，我都觉得在房 game 之中和组成员交流熟悉比在一个 gym 里跑来跑去有意义得多。

当然了，其实时间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来。无论是 MUA 还是大组，在活动的时间安排和准备上都与 local 有一些差距。活动的混乱，某些大组 / 小组不能准时到达预定地点，都会浪费很多时间。

## 5. 关于新生

参与了去年组爸妈的选拔，也旁听了今年大组长选拔的面试，我发现无论是大组长还是组爸妈都有很强的关心新生、以新生为主的意识。但实际到了 Ocamp，由于考虑不周全等原因，组家长有时还是会忽视新生的利益和感受，也给别人一种“组爸妈自 high”的印象。从两个方面来说吧：

1、对于一个大组长来说，把一件事情做好其动力来源无非有两个，一个是让自己的大组比起其他大组更酷（比如写个霸气的 beat 词），另一个是让自己的新生更开心、更有收获、更有归属感。这两点其实一般来说并不矛盾。但有时，大组长还是会面临类似的选择。比如你会选择一个实用的东西，还是一个 dem beat 的时候可以显得更酷更有气势的道具作为大组饰？比如在大组竞技的时候，你会让一个更有可能获胜但是已经参与过游戏的新生玩游戏，还是选择一个没有参与过的新生参与？

2、每年在香港一日游的时候都会有很多新生被扔下水，玩得很开心。但同时也有很多新生站在沙滩上不知道做什么。我曾经和大组讨论过增加沙滩 game 以让不下水的人也可以参与游戏，但可惜最后没有实现。实际上相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新生在大合照的时候在太阳底下被曝晒而没有准备水等等。其实很多情况都可以提前在 precamp 的讨论、开会中考虑到并且得到解决方案。所以与其花很多时间在排练一个别人以后不会记得的大组舞上，还不如花多点时间认真想想和讨论，怎么才可以解决有关新生的各种问题。

## 6. 关于内地生迎新营的特殊性

说实话，我们内地生迎新营是非常特殊的。从营期来说，即使是今年和去年最短的 8 天营期，都还是比其他迎新营时间要长得多。中大的其他迎新营，包括大 O、细 O、国际生迎新营，还有其他高校的内地生迎新营时间一般都只有 4 天。这种包括时间、时间顺序在内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限制了中大内地生融入本地生。比如因为和院系的 Ocamp 时间（因为我们时间太长了安排不过来）冲突，所以几乎很少内地生参加院系 Ocamp。而在港大，这种情况则不同。那么，我们可不可以通过消除、降低这种特殊性，来使内地生更好地融入本地生呢？



我觉得有一定的困难。一方面，MUA 营期之所以长，是因为有很多 OSA 安排的，帮助内地新生适应大学制度、适应香港的活动。可以说，我们的 Ocamp 比起其他高校的内地生 Ocamp 规模要更大更好，一方面当然是 MUA 的功劳，一方面也是学校的重视。除了安排不同的活动，OSA 每年都会为我们提供大量的资金。即使某年 MUA 流庄不办 Ocamp 了，也可以预见 OSA 会招募辅员、提供资源以保证内地生 Ocamp 继续进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没有了这种特殊性——比如港大：内地新生不能保证全员参与内地生 Ocamp，活动时间仅有 3、4 天，内容也不够丰富，有不少内地生会参加 hall O 或是参与院系 Ocamp——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更好地融入本地生了吗？似乎不是，相反，缺少了学校和组爸妈的一些帮助，内地新生在融入新环境方面有可能会更加困难。

讲了那么多，内地生 Ocamp 以后应该怎样发展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作为一个保守的人，我在这篇文章讲了很多没什么创意的废话。我也觉得 mua 和辅员只要不犯什么错其实就已经是成功了的，况且 Ocamp 在一年比一年进步，无论是庄员还是大组长、辅员都做得越来越用心，考虑也越来越全面。但无论如何，大家的讨论，检讨，反思是必要的。

# 十年 融入了 吗？ 文/吴奔天 编/MUA君 来自未来的我

暑假在北京上课，其实是做了一个月虔诚的背包客。从开始的人生地不熟到离开时的不舍，印证了“这世上本没有家，待得时间长了，也就成了家。”十年，MUA已经拥有超过1400名会员，和当初的“家在香江”亲情计划相比俨然是一个庞大的家了，即便是大学四年都不走出这个圈子也未尝感到孤独。但一直觉得找到家不是为自己复制熟悉的环境，而是在新环境中主动识得更多值得信赖的人，积极融入香港社会。从MUA的会章、手册中不难看出这也是会员们的共识。

但质疑声同时存在：“MUA本身是否恰恰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内地学生融入香港社会？”MUA下属的社团和它所承办的活动、发行的福利好像是给“本地学生”和“内地学生”划上了一条清晰的界线，使内地生对这个“家”过度依赖，而不愿主动融入香港社会。

其实什么样才是真正地融入一个不同的社会？个人觉得融入有个体和团体两方面，个体对不同社会的融入程度往往差别较大，团体的融入程度基于个体，但也要看团体能否被这个社会所认同。

## 融入=交往程度&活动参与度？

或许以与本地人士的交往程度和活动参与度来衡量融入程度太过专断了，不过这应该是大多数人能接受的衡量方式吧，姑且就拿先它来说事：融入受阻在中大内地生中真的存在吗？是MUA加剧了这种阻碍吗？

融入受阻？必然存在但没有严重到让内地生们产生抑郁心理吧，况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内地生们的融入程度差异非常大。我看到自己周围不少内地生还是加入了本地生社团，和本地生朋友聚会、聊天，把合照发上人人微信FB，甚至在校外定期做义工，虽然也会不时在论坛上感慨一下求学香港的不易。除此之外，MUA的一些活动参与率低，高年级学生疏远MUA，也可能是因为随着在港时间的增加，内地生们已经渐渐融入到了香港社会，对内地生团体没有那么依赖了。就像我初见mentor时他预言的：“开始你们或许还会来找我，但很快，你们就会忘了我的存在，enjoy yourselves去了。”但不管怎么说，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融入香港，甚至是最基本的适应中大生活也并不容易。我也承认大多数时候我们不是occupied by自己所参加的MUA下属社团的事务而无暇顾及其他，就是在宿舍打打机颓颓剧，enjoy ourselves。

那些年我们吐槽过的MUA

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是个体对MUA的依赖，不如说是对内地生团体或多或少的天然亲和感和依赖感，基于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这种现象在国际生团体中也不少见。0camp等活动的确帮助内地生适应香港，提供了融入其中的必要条件，但是从被动适应到主动融入还有一大步。MUA的现状似乎是给予了会员充分的空间参与香港本地的各种社团、活动，也欢迎香港本地生和国际生参与MUA的活动，而直接提供交流机会的平台却不多，文化沙龙大概是正在发展的一个。

不过话说回来，在个体的融入层面上，MUA无论怎么做都只能到帮助、鼓励的程度，能否很好地融入香港社会还是取决于内地生个体的意愿和能力。再者融入也不是MUA最主要的任务。就好像写到这儿，可能有人反驳说为什么一定要融入香港社会呢？也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过得风生水起呀。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个人觉得求学香港应该还是大多数内地生自己的选择，既然选择了这里，除非真的只是把香港作为跳板，融入这个社会还是有必要的，至少在毕业时会觉得初粤演讲时被用滥的“大学生活真是好多姿多彩”并非假话。

### 融入=文化认同？

融入，是否还有一种解释是认同一种文化？这也好难说，但我觉得如果连这个社会的历史文化、社会建构都不甚了解，就根本谈不上融入其中了。说来惭愧，我对我脚下的这片土地，真的，没有了解多少，相信其他在香港求学的人也有同感。这大概不是本地生与内地生共同参与活动能简简单单解决的，不少人也会不耐烦地略过书本上网站上那些枯燥的介绍吧。MUA在这时能不能做一个导游，以多样的方式让大家体验香港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建构。中大法学院曾经组织学生在香港高等法院旁听庭审，和课堂上的讲解相比更直观更真实，让人印象深刻。羽觞候选内阁倾庄时年度计划中的多元文化体验也因这个想法而起，希望让融入从了解开始。

### 融入=团体被认同？

当然融入香港社会不只是内地生个人的事。除了个体，还要看这个团体，或者说作为它的代表MUA能否为香港社会中的其他成员所认同。

MUA至今仍是中大学生会名下的一个属会，注册难度大，想要独立于学生会阻力更是不小，一定程度上说明它在香港社会中的认同度不高。虽然在与校内外团体沟通时作为中大内地生的代表，但不少香港本地生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此外，MUA的社团与一系列活动也基本上是以内地生为主，以至于我的local同

房向我抱怨说文化节怎么“排除”了他们。

当然MUA所能取得的资源，特别是校内资源有限，而且中大内地生这个团体本身就已经非常庞大，但其实一些活动的开放度很高，本身就能吸引其他学生加入。比如中华文化节，关键是看能不能在这样的活动中做出MUA的品牌。另外我觉得就交流来说，邀请本地生组织参与的方式效果可能更明显，毕竟这些组织参与的积极性更高，在本地生中影响力更大。之前在12年10月号的《中大学生报》上看到一篇由中大学生会介绍MUA的《内地本科生联合会：你不知道的事》，觉得这种方式甚好，有助于更多的本地生了解MUA，了解内地生这个团体。此外，羽觞在倾庄期提出的MUA义工团队的设想虽然在可行性上有争议，但是不失为MUA以主动的姿态融入香港社会的一个方向。

写了这么多，也只都是些在中大做了一年普通会员后的感受，外加倾MUA新一届内阁时的一点所见所闻，还有没有经过实践的个人想法而已，想必漏洞百出的。不管怎样，希望MUA能在下一个十年走得更远吧。



# 对MUA与内地生的小思

## ——不太清晰的废话

身份认同的讨论一直是个人很感兴趣的问题。大至民族、民族国家和帝国的建立，中及所谓“中港矛盾”、地域歧视，小到豆花放糖还是放盐、饺子蘸醋还是酱油，大大小小的问题，有些看上去毫不相干，但归结起来都能和“身份”这一话题扯上关系。

以中大为例，进入中大的内地学生有多重身份标签：“中大学生”，这是进入中大便有的身份；“XX书院的学生”，这是中大特殊的书院制进行的分配；“XX学院/系的学生”，这是个人学业选择不同而造成的差异。而从内地通过高考来港念书的学生们，自然会多一个“内地生”的标签打在自己身上。标签所反映事物的本身谈不上贵贱，只是一种族群的象征，贵贱褒贬的含义是人们主观赋予的。族群的扩张使得团体成立成为必要，就如同想跳舞的人多了，跟舞蹈有关的团体自然应运而生。MUA (Mainland Undergraduate Association) 的成立，只是因为内地生人数的增加，需要一个保障自己群体利益的组织。利益包括很多方面：初步适应学校、促进学习、娱乐、住宿条件等等。说白了，如果没有这些需求，那么这个组织便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

MUA对于整个中大来说，可能只是中大学生会治下一个可有可无的学生团体组织，但是对于内地生来说，MUA的作用远超乎个人想象。这个组织他能充当的不仅是活动的策划者和举办者，更是群体利益的发言人。但是，本身定位的模糊和成员发展的限制，使得MUA一直往边缘化发展。笔者刚刚提到了，MUA的存废是基于内地学生的需求，只要这些需求存在，那么已建立起来的MUA继续存在即是合理且必要。什么时候MUA会变得毫无必要？只有一种情况：香港彻底与内地同化，中大成为一所“国内大学”，不再有语言和环境上的隔膜，“内地生”的身份不再有特殊性。

也正基于此，MUA的主要目的便是维护内地生群体的利益。有人可能会觉得笔者这句论断颇有“老妈和姐姐一样是女人”的意思，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因为MUA本身对自己的定位就相当模糊，一会儿说是内地生的利益代表，一会儿说是融入香港社会的桥梁、平台。个人觉得，你是代表就是代表，你是中介就是中介，兼得的身份往往让工作难以开展。

那些年我们吐槽过的MUA



MUA本身的成立便是顺应内地生越来越多情况，自然内地学生群体利益是组织基础。而现在我个人的感觉是MUA越做越大，但是方向越来越不明确，以至于在原路上走得有些偏。我们可以再将所谓利益细分，也就是MUA的内容：1. 为内地新生提供初步基础服务（粤语、0camp中的学制、选课系统介绍）；2. 为内地生提供一般服务（如求职、学术讲座）；3. 争取内地生权益（如宿位）；4. 活动（0camp、M唱等一系列）。在这4条上，MUA只在1、3有不可替代性。一般服务和福利大学已提供许多，活动上的亲力亲为无关宏旨，这方面MUA完全可以仿效书院学生会，以服务特点群体为主旨，举办活动则再招庄。第3条没什么可说的，第1条内容对MUA来说相当于赶着新生进了圈，垄断自己作为中大内地生代表的话语权，对于新生来说则是更早适应港校生活的辅助。

很多人包括我有时候觉得，MUA用圈子将内地生包围起来，隔绝了与外面世界的交流。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没有个人的意愿，想融入某个地方只是一句空话。我不相信废除了MUA，内地学生们就会纷纷走出圈子融入香港，现实的情况肯定还是内地生跟内地生玩，该打机的一起打机，该逛街的一起逛街。想跟本地同学交流的内地学生们不会因为有MUA存在就止步不前。只是我们自己用圈子围住了自己，然后假借MUA来放大这种隔绝。MUA在所谓“阻碍交流”上起到的只是一个推动作用——他给你留了一条社会交往上的后路，真正的原因还是个人交流的意愿。何况人们更愿意和有相同背景、语言的人交流，这样方便而又熟悉，全世界都是如此，又何必嗟怨自己未能享受大学的“国际化”？

事实上还有一个方面或许长期被我们所忽视：内地生从进入内地生0camp开始，基本上就是半强制（说半强制是因为有可以选择

不加入的自由，但这等于断绝了在0camp时期和内地学生交流的大部分机会，一般都会加入）成为MUA的会员。或者更早一些，在中大内地生录取名单结果出来之后，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半个MUA会员了。个人看来，非自我的意愿而有了会员的头衔，这样的身份很容易被忽略，这与中大学生会会员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中大学生会会员是强制性的，这一标签可以与中大本科学生划等号，而MUA会员与内地生之间则没有这种强制的维系力。事实上就程序上来说，在0camp时候加入MUA的内地学生有双重身份标签：一是“内地生”，一是“MUA组织成员”，初期时候我们常常将两者混同，但两者内涵完全不同：前者是一种identity，后者是一种membership。到大三大四后一种标签会渐渐因为社会交往圈子的固定和学业的忙碌而被淡忘，但前者会一直伴随。这或许也可以部分解释缘何大多数高年级同学不再太热衷参加MUA所举办的活动。因为MUA所能提供的，高年级已基本不再需要。于是在高年级同学的心目中，MUA就算是可有可无的了，唯有在维护内地生权益这一条，是其他所有组织不能替代的。而放开限制，自由选择入会基本等于放弃MUA垄断的中大内地学生总代表地位。

对于MUA的讨论，还可以延伸很多，比如0camp招组爸妈的具体条件和客观评选标准，比如MUA本身的构架是否合理等等等，这些就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啦。

在明了的人眼中，上面的通通都是废话，三句话概括：

1. 一国两制一文两语不倒，MUA不废；
2. MUA当以辅助新生和维权为主，其他活动可以外包；
3. 本文只负责宏观解释世界，了解大致运行规律后，具体改变世界有能者看着办。解释得清不清楚，读者大人们说了算。就作者而言，是想到什么写什么，貌似是不太清楚的。

# 记我们尚未逝去的MUA

序：

我还记得，两年前跟着中大薄薄的录取通知书、新生手册……一起飞来的文件夹里，有一本四四方方、厚厚的小册子，用漂亮的铜板纸印着MUA第9庄的社团介绍。似乎在亲眼看到中大之前，MUA已经以一个高调而漂亮的姿势出现在我们的大学生活里了。那之后O camp、中秋游园、M唱、文化节，通过MUA你遇到在这个大学认识的第一批、甚至是最亲密的一批人，你在形形色色的活动里玩得尽兴找到归属。一年、两年……或许你慢慢变成老鬼，不再热衷于它的活动，不再觉得它牛逼闪闪，对它的某些工作也颇有微词。你大多时候作为一个旁观者一言不发，但事关已身时却也能牵扯出痛痒，忍不住说几句什么——

不同于一般庄职务分倾，MUA先组阁后竞选的倾庄方式是否合适一直存在争议。有人担心它未必能让每个职位选中最合适最优秀的人。马铭镅（MUA现庄财政）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其实，在最开始组阁分配职务时，除了考虑个人的喜好和倾向外，成员也会听取相互间的建议来确定自己适合做什么，期间内阁成员也会有进出和调整。而后续的倾庄过程更是一个team building的过程，大家开始不断地磨合，到真正上庄之时已经能很好地合作、投入庄务。而成庄半年来，她也觉得庄里“每个人都在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然而她也坦言，这种倾庄方式有不合理之处，竞争的每支内阁都付出了很多的实践和努力，但最后只能取其一。



编/道口慕枫，木禾，锁骨君，乔白山人  
Nobelium

而说到大家较为关心的O camp大组长和小组爸妈的选拔方式。她介绍说：当时竞选大组长的有20人，和小组爸妈相同，他们都需先填报名表格，再经过两轮面试（第一轮取一半进入第二轮）最终确定人选。而获选与否的标准主要包括是否有号召力，能否和MUA庄员合作，同时善于和小组爸妈沟通、保持好的关系等等，其中的具体细则当时亦有公开。她提到选拔的情况时，笑称庄员间简直“炒开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倾向和想法，最后还是投票决定，而她觉得选出“6个大组长还是有蛮不同的风格的”。

而小组爸妈由于报名人数近两百，无法安排面试，选拔的一个主要标准便是参考报名表，虽然对这种方法的合理性有所顾虑，但至少“从报名表上可以看到他们（报名者）是不是真得很想做小组爸妈”。除此之外，他们也综合了庄员和大组长（共20人）平时对报名者的了解，最后确定获选的人。由于不是打分制的评选，她坦言很难拟出详细的选拔细则。

记我们尚未逝去的MUA



不仅是迎新营组爸妈的选拔，很多人对MUA的财务公开问题亦有疑问。马铭镅说，MUA的每一项活动都会有财政记录，而在他们接下来的中期咨询中，会po出MUA这半年来的财政结算。正常情况下，在MUA的官网上也能查阅到相关的公开的财政记录。

诚然，我们与MUA的连结不只局限在参加各种活动之上。它更像系在每个内地生身上的纽带，有的人在它围聚出的内地生圈子里找到归属感，也有人因此懒怠于踏出去接触local和international，甘于这种“温柔的束缚”。当被问到MUA究竟给内地生带来了些什么时，马铭镅说，不仅是在港的内地生，local、international都会有“抱团”现象，它并不应是一个贬义词，每个人都会倾向找一个集体，找一种归属感，而MUA只是集体之一，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寻找另外的一种团体、接触更多的人。“其实我们（MUA）也考虑过相关的问题，在0' camp的时候也试着和内地同学说你们去融入玩大0”，举办的一些活动（例如文化节、中秋游园）也邀请了local和台湾学生参加，希望鼓励大家多和他们接触，但这始终需要一个过程，而能否真正踏出去也在于同学自己。

或许就像马铭镅提到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comfortable zone里”，那个空间需要由你自己定义，而MUA亦不过是提供了选择之一。它给你的应不只是身在香港这个悬浮状态下的一种归属感。牵着它的绳子，但别只站在它围出的圈子里看世界，毕竟在那之外的地方也是你的大学。

记我们尚未逝去的MUA

MUA现今的倾庄制度（即倾庄者先组队后参选）合理吗？这种成队伍地竞选能保证每个岗位上是最适合的人吗？是否不如过去的分职位单独选人？现制度是否又有着不可替代的优点？

刘毅（2011年Ocamp大组长）：

我觉得合理。倾庄时间偏晚，马上又要面临Ocamp压力，从一开始就以团队出现就能基本保证磨合良好了；虽不能保证每个岗位都选上最合适的人，但这应该是最合适的团队。我们不需要MUA某一方面强，而是需要它把一整件事做得好，那么团队的效能是更为重要的。区分职位选人也许保证了他在这个岗位最大的输出，但MUA的团队合作不一定是最好的，那也作用不大。我想现行制度首先不能说不可替代，所以也谈不上什么不可替代的优点了。

沈瑞桓（MUA选举委员会主席）：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我想先纠正一下内地生关于“倾庄”及“选举”概念混淆的问题，我几年前写过这么一篇文章详述两者的区别：《MUA倾庄与选举的相关问题非官方解释》<http://blog.renren.com/blog/294838864/717817266>，请参照该文中的解释。不过似乎每年的内地生都会再跌进这个问题中……

简而言之，我认为所谓的“倾庄者先组队后参选”是最符合会章规定的做法，亦是像MUA这样选战激烈的组织所应遵循的选举程序。因为我们不缺人才，缺乏的往往是团队之内的合作关系。如果退回到以往“重倾庄而轻选举”的状态，只会有种本末倒置的感觉。

刘都都（第十一届翮鸿会长）：

内阁竞选和职位竞选两种不同的倾庄制度，实际上就是团队最优和个人最优的一个权衡。目前所采用的内阁竞选确实不能保证每一位庄员都是所倾职位上最优秀的人选，但以一个团队竞选的方式能够很好地磨合整个内阁、加强团队凝聚力。我想这样选出的团队无疑能够更好地完成MUA的工作。

### 刘继尧（第十届醴泉会长）：

这个问题问到“能保证每个岗位上是最适合的人吗”，这肯定不能。它有极大可能不是最合适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需要每个岗位上是最合适的人吗？其实不是。这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或者说很俗套的一个问题，就是1加1是否等于2、或者说0.7加0.8是不是能大于2这样的问题。

首先我不能说原来的按职位倾就能保证是最合适的。比如我们要选出一个资讯，而今年倾资讯的同学一共有四个，那么我们从这四个里投票选出一个，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资讯是最合适的吗？很有可能不是。因为可能有的人有很好的能力、更适合这个职位，但是他不去倾庄，他对这个事情根本不感兴趣，所以你没法保证这个里面人的能力是怎样的。参加MUA倾庄的人数有限，这个情况可以说是比较limited的，比如选出来之后有人看到就可以说，你看今年选出的资讯是这个样子，我认识谁谁谁比他牛逼多了。

而如果换成几个团队的话，这个资讯就是这个团队在组成的过程中 search 到的，是这个团队比较倾向的人选。那么这个资讯的价值就被放大了，团队不是单单去找他们认为有意向倾这个职位的人，而是找了一个他们认为在中大的connection里面最胜任这个职位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方法是相对比较好的。这样竞选的team越多，整个的搜索网就越大。而原本你只是把这个事情通过电子邮件交给了一个 individual person 去搞。说到“合适”，我们选举的目的就是把“合适”的人选出来——愿意为这个team工作，而不是被动的像被分过来一样。好比说现在庄里面有一个人很强，但是他和我刘继尧是死敌，他看我就不爽，因为觉得我很卑鄙等等；但是这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我team里的人是自愿跟我走到一起的，就算他能力差一点，我们其他人也会帮他，MUA没有一件工作是只由一个庄员完成的，都是所有人包括干事的共同努力的结果。

### 庞恒沙（第九届翊风会长）：

我们那届是分职位倾的，交给醴泉的时候改成了分两组内阁。这也是因为过去的几届内地生对MUA的倾庄相当热心，最后来倾庄的人数也特别多——你看有些宿生会还有“扶青”他们的倾庄，往往都是比如要选一支12人的庄，但来倾庄的人只有20个；但MUA那时往往是选一支14人的庄却来了上百人。在前者的情况下就不方便按照一个职位一个职位来倾，因为有些职位会和倾它的人数等额，这也是中大很多团体采取组队倾庄的原因；而MUA历来由于受到关注特别多，好比康乐一个职位就有二三十个人来倾，这样的话就必须针对每个职位来选人了，所以MUA一直延续了这种方式。但是在我们落庄的时候，那年倾庄的人忽然变少了，可能有些职位人还很多，但是还有些职位就只有一两个人参选了，如果非要从这两个人中选出一个，也未必就是一个高质量的结果，所以我们就让那些想做P的人自己去组内阁了。

但是这样也有弊端。像当时飞翔和醴泉一样也是做了很多工作，写年度计划等等，整个星期整个月都花在上面，但是一旦最终没选上，这些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时间的、精力的浪费，付出努力做的那些计划什么的也都不会实行。所以要是人数还是能回到原来那样多，最好还是按照职位来倾，这样每个人只需要准备一份个人的竞选材料，成本风险都低，最后也能选到高质量的人，也不会让那么多的人最后白白付出。再说分队倾也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两边各有很优秀的人，但是只能有一个团队上。我们庄还是倾向于分职位参选的，只是后来实在是倾庄的人太少了，考虑到现实情况，有点迫不得已地改成现在这样。其实按职位选好人之后再磨合，团队间的关系也未必就会比实现组好队的差，大家都是中大同学，认识早些晚些也没什么的。

戴焕（第五届拓羽主席）：

“倾庄制度的合理性”？如果没记错的话，MUA第一届和第二届都是组阁（和本地学生会一样），第三届开始是个人，第五届是主席团组阁，后来到现在是什么模式我不清楚。全组阁，部分组阁（主席团），全个人，每种方式都有各自的优劣，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各种方式的优劣势比较就不展开了吧）。至于是否“合理”，首先我们要定义，什么叫做“合理”？合什么理？是合乎规则（比如会章，那会章规定就是合理）？还是有道理（再追问：什么道理）？还是好（至少比其它方式更好）？另外，就人选是否合适的问题，什么叫“合适”？是最强能力的个人？还是最团结互补的团队？没有哪种方式是不可替代的，历史上已经出现了多元化的解决方案，规则本来就是不断修改和完善的，至于是不是能找到最完美的方案，不妨看看现实中对各种政治制度或是企业管理制度的争议和讨论。

新生基本是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半强制入会的，这种“半强制”的做法是否有些无理？同时你是否认同“半强制”的说法呢？而“什么都不知道自己”又是谁造成的呢？

刘都都（第十一届翮鸿会长）：

这确实是个让我们很矛盾的问题……新生入校后就要参加MUA组织的0camp，所以势必要尽快入会，而给人“半强制入会”的感觉。我们会建议下庄在0camp期间尽量加入对MUA的介绍，让新生入会前对MUA有基本的了解。

刘毅（2011年0camp大组长）：

我比较认同半强制的说法，MUA确实没有认真说明过MUA的性质、入会后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是否入会完全是新生个人选择。MUA还是应该加强自身宣传，塑造良好的形象和口碑，让新生自然地乐于加入。

胡章苑（第八届翀云主席）：

我对半强制的说法是不认同的。在翀云的新生手册和help手册中，我们坚持强调入会的自愿性，并希望helper向新生转达这一信息。在缴纳会费的柜台，也有明确标识。收取会费的庄员也没有发表左右新生判断的言论。大多数新生已经是具有基本判断能力的成年人，应该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近年来，MUA每年咨询都会面对这一问题的质问，希望这次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对会员进行澄清。

沈瑞桓（MUA选举委员会主席）：

“半强制”的说法还是比较确切的，不像学生会那样的“强制”（会章里规定入会、校方默许、会费校方代收），也不像中大普通社团那样完全自愿加入。MUA现在的做法就是，在迎新营期间垄断新生所有的人际关系、日程安排、生活经历，以造成新生对于MUA之外的世界“什么都不知道自己”的状况，然后潜移默化地让新生觉得只有入会才能在这个新世界存活下去。以上过程，俗称“洗脑”。而能成就以上“洗脑”过程，除了MUA本身的努力之外，OSA的配合也是不可或缺的。

刘继尧（第十届醴泉会长）：

你这么问的话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因为新生包裹里是有相关的资料的。这个说法是老生常谈了，可能很多人连自己的新生包都不check，然后就跑过来说你们强制我入会。“强制”的事情是没有的，这就像大0一样，你是有自己的选择的。MUA就是一个很一般的组织，它没有什么权力说你一定要参加。可能每年0camp期间helper们一说“现在要办MUA入会了，大家去交钱吧”似乎很不合理，但反过来讲，又该用什么方式来方便地让大家入会呢？MUA组织活动必然需要经费，组爸妈都应该先对新生说过MUA是一个怎么这么样的组织，办些什么活动，你要想参加的话就要交钱入会。如果新生没有查看包裹，又没人告诉他们，所以只是跟着去交钱，那么这种尴尬就自然出现了。没有人逼你去入会的，大家都不是傻子，只是可能有这种盲从的心态。本来学长或者辅导员们应该是有这种义务，在你疑惑的时候告诉你这不是强迫入会，这可以说是一个需要再三强调的问题了。

庞恒沙（第九届翊风会长）：

我觉得完全可以选择不入会啊。虽然不太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我们当时是把入会放在0camp活动中间，毕竟也得赶在人都齐的时候，总务还要订场地搭台面等等。我倒觉得相比之下还是0camp比较强制……0camp实际上是学生事务处搞的，MUA承办的，所以也相当于OSA说，有0camp，来参加吧，然后顺便就把钱收了。其实这个入会的过程根本没有人忽悠新生什么的，他们最多就是一种盲从的行为，过了一年就像是“觉悟”了一样，说哎我怎么入了会。在新生的角度，了解MUA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决定自己要不要入会完全是自己的事情，没有人强制他的，也没有人会说MUA有多好啊，你不入会就怎样怎样的。还是他当时自己没有去思考，过后才反应过来，所以“半强制”的说法我觉得不是很公允。

孙小澍（第七届启飏会长）：

我倒觉得，有时候我们太爱讨论MUA一些做法的合法性了，其实新生进入中大前是不可能知道MUA是什么的，但客观的来说，MUA又对大部分同学很重要，所以只要有适当的退会制度，倒也不是多么大的问题。

记我们尚未逝去的MUA

戴焕（第五届拓羽主席）：

入会的问题几乎年年提。“强制”者，是指“用某种强迫的力量或行动对付阻力或惯性以压迫、驱动、达到或影响，是强制别人服从自己的意志”（百度百科，也许不准哈哈）。全员入会确实是庄员的愿望，而且在这个环节的设计上往往带有较强的引导性。就方式方法而言，我所接触到的（我参加了三届0camp，包括自己是新生的那一届）更多采取的还是说服，而非“强迫”。由于我无法代表所有会员，我不能排除有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强迫；但是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没记错的话拓羽当年参加0camp的内地生全部入会了），我并没有接收到这样的信息。（或许是我粗心、愚钝且自以为是？）

其实我不是没有设想过其他替代方案，比如：0camp是MUA和学系联合举办的，如果并未规定新生必须参与，且MUA也没有义务为非会员组织0camp，那么是否可以向学校提出要求，只有MUA会员才能参加0camp？这样就可以在学校寄出录取通知书时，一并寄出MUA的介绍和入会申请表，并且明确告知：如果选择入会，就可以参加0camp（同时要交营费）；如果选择不入会，那就无权参加0camp（免了营费）。那么学校也许需要另行安排不入会的新生进行包括选课、开户、英语培训等活动，也许新生需要自己搞定了。这样是否就满足“尊重个人意愿”的要求了呢？不过具体的可操作性有待调查。至于“什么都不知道”，就有点夸张了，至少开营礼的时候还有MUA介绍，营员资料里面也有MUA介绍材料的。

对于内地生宿位这件事，MUA以后还会坚持争取吗？会怎样坚持？

陈默（第四届鸣霄康乐）：

虽然不太明白这个是怎么回事，毕竟已经落庄好几年了，因为我毕业的时候内地生的宿位还是完全保障的，所以对争取宿位这件事没有太多了解。我认为剥夺内地生宿位是一种很愚蠢的行为，香港是一个有着不同文化和内涵的城市，内地生只身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宿舍文化应该是让他们熟悉香港最好的手段。假如内地生的宿位得不到保障，那么内地生会更难融入到香港文化中去。我不知道CU学生会又干了些什么，但是无论如何alienate内地生是一个很糟糕的选择，对于那些内地生太不公平了。

刘都都（第十一届翮鸿会长）：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MUA都将一直坚持保证中大内地生全宿。在特殊情况下，我们的底线将是由大学出面租下整栋单元后分租给同学，且该校外宿舍费应与大学相近。

每年都会发生中大内地生退学，不适应之甚者更有失踪事件发生，你认为MUA怎么样才能切实对此类事件做出应对，怎样更关心比较不合群的沉默的，不能够融入文化的远道而来的同学。

刘晋（第八届翀云康乐庄员）：

MUA是一个维护内地生权益，为内地生提供便利和保障，为内地生服务的组织。自然，内地生出现问题，MUA是需要反思的。从所述这一现象看，当然，有MUA能够做的，或者说做的更好的地方。

对于学生失踪，作为掌握着内地生最完全资料的组织，MUA理应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通过自己拥有的通讯手段联系可能知道相关消息的人并在不宣扬事件的情况下尽快找到失踪者。这一情况下，一方面要以学生安全为优先，以找到学生并保障他们的安全为第一考虑，同时，也要尽量保证不宣扬，以免对当事人造成影响。

对于退学，这主要是由于学生的个人原因引起的。当然，有MUA能够帮助他们的。在发现这一类型不太合群难以融入的同学后，MUA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内地生氛围”，比如与书院沟通，让他们与内地生做同房，并联系与他们较熟的同学让他们直接多一些交流等等。

正如问题中所说，这是个别现象，也就是说这是由于少数人的不合群以及由他们自身生长环境所养成的性格与行为模式引起的特殊行为。我不是说少数人的利益我们不需要关注，而是对部分个体所做的努力的性价比，或者说效率太低，没有这么做的必要。来到香港是所有同学自己的选择，或者说是那个同学整个家庭的选择。那么，既然做出了这个选择，那么他们自己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MUA可以提供有限的服务和照顾，但是大家是来读书的，是来独立生活的，MUA不是他们的父母，MUA没有义务去照顾他们的生活去关心他们的一切。当发生了这些事时，MUA需要尽快反应去帮助解决问题，但是发生这些问题不是MUA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没有什么MUA需要建立或者改善的制度，这是个人问题而不是MUA问题，应解决问题的是个人而不是MUA。（MUA不是政府不是军事机构，也不可能建立一个监察，监督或者说监视制度去监视这类同学）

曾天（第十一届翻鸿外务）：

MUA旨在让内地生找到归属感并融入香港，所以办的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这个，尤其是0camp。但这个融入是双向的，不仅是要香港接受你，你自己首先也要接受香港。所以我们有收集学长学姐信息，还有文化节的地区让他们能够找到亲近的朋友吧。可是如果自己不愿意敞开心扉，说真的会很困难。更多的要通过组爸妈帮助他们，之前我们想过一个0camp组爸妈培训的，无奈没能实践，然后也是要借leo的帮助。

方舟（第十一届翻鸿宣传）：

我们很关注新生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刚刚来港的那段时期。MUA Ocamp的组爸妈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关注到每一个新生，是减轻不适的有效方法。定期的组聚可以给新生建立起初步的朋友圈子，面对生活和学业上的困难也可以向学长学姐寻求帮助，发现这类“不能适应”的问题组爸妈也可以及时向我们反馈。MUA的各项活动都是为内地生服务的，不论是文化节、M唱还是各书院的宿聚都是认识朋友、丰富生活的好机会，可以帮助大家逐渐融入中大的生活。如果确实有同学出现心理问题，感到不能适应，我们会主动通过各种方式去联系他，了解情况并且尽可能提供帮助。

王翔博（第四届鸣霄外务副主席）：

对于退学等问题，我们当年也是有的，我认为这是超出MUA处理范围的一类事件。退学的同学原因很多，并不能单纯的用不适应概括。MUA在这里应起到的作用是推动学校方面对此类问题引起重视，让学校推动学院、书院、宿舍等多方面解决这个问题。

X（迎新营大组长）：

我觉得MUA对内地生管得太多了，导致交友模式变异，是大部分人的太合群刺激到那些不太合群的人。

Y（第十届候选内阁成员）：

我认为主要应该是考虑如何建立联系。人都是社会动物，但有些人擅长跟别人建立联系，有些人不擅长。所以需要MUA帮他们建立联系。比如最开始的Ocamp的小组就是一种羁绊，小组让你产生归属感，你就觉得在异地找到了家。但如果组爸妈不负责任（这种情况很多），那么自然就无法建立联系，感觉自己跟身处的环境隔绝了，就会想离开。各种社团活动同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敢尝试着踏出第一步，社团的宣传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Ocamp的时候会有诸如大冒险这样比较重口、或者说是热闹的活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参与进去，固然这样的热闹可以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和归属感，但是对不喜欢的新生来说，有时会因为与人相处的压力而不得不勉强自己参与，MUA是否有必要为这样的同学想出一些温和一点的迎新活动？

庞恒沙（第九届翊风会长）：

MUA搞的活动不会明显地很重口的，至于房game中的重口程度，那应该是取决于组爸妈的啊。我们跟各个大组小组helper开会的时候也会强调，最重要的是考虑新生的感受，为他们的利益着想，不能觉得自己玩得high就可以，不能觉得自己玩得high就可以。不过虽然我们这样要求，但未必就能贯彻下去，有些人他做了helper之后他就是喜欢重口……就是说helper们也不是特别“乖”。所以说这种事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那么好管理。

胡章苑（第八届翀云主席）：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1. 究竟是组爸妈还是MUA促进了重口味的小组活动？我觉得组爸妈扮演的角色会更重。组爸妈的职责是为小范围的新生提供人性化的关心，这点是MUA面对1000多位新生不可能做到的。2. MUA能在0camp做什么？MUA 0camp筹委对0camp行程的控制权受到来自校方，学院甚至书院的多方制约，留给筹委的自由发挥时间并不多。由于近年MUA 0camp时长逐渐减少，我觉得需要调整的不仅是某一两个活动，而是运作整个0camp的理念。如今新生的诉求和十年前已经不同，是否仍需要将“适应”作为唯一的主题，这点值得商榷。

刘毅（2011年0camp大组长）：

迎新只有一个，迎新的目的就是要让新生尽快走出自己comfort zone，开放自己的心态，这也是为什么历年来活动都偏热闹和重口。就个人观察而言，不喜欢这样环境的新生还是少数，而且helper也会另加照顾的，在晚上小组时间会安排适合他们的一些活动的。大型的集体活动还是没有必要大改的。

沈瑞桓（MUA选举委员会主席）：

我觉得迎新营活动往往是被辅员（无论是小组长、大组长或是筹委）所“骑劫”的（请允许我的用词），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大部分）辅员想这么玩才逼着新生（以及剩余的小部分辅员）也这么玩。对于新生的实际作用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一些参与过迎新营的新生在开学后不久便消失在了内地生圈子中，而一些没有参与过内地生迎新营但又是来自内地的国际生，他们中有人在开学后很短时间内就跟内地生抱团在了一起，而也有一些直到毕业也没有参与过内地生的大型活动，反而融入了本地生的圈子。正因如此，即使我们的迎新营缩减到只保留OSA安排的活动，我认为对新生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只不过辛苦选上辅员的老生们会比较失落吧。

刘继尧（第十届醴泉会长）：

迎新活动从来都不是完全为了迎新而进行的。如果你去问很多的组爸妈，他们参加0camp的目的本身是什么，很多人都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就是一起玩。比方我作为一个学霸，每天生活很枯燥，我需要有空间来释放我的passion和pressure，那么迎新中大家玩得很high对于这些非新生的人来说就是很好的机会。当然有的人会想着我一定要照顾新生一定要很helpful，不过毕竟是少数吧。

我其实作为新生的时候也不是一个很能放得开的人，也有点闷，但是我见到过我组里有比我更闷的人。大冒险这种事情只是一种体验感，不用去觉得很病态或者怎么样，一个social的活动历来就是有人做player，有人做观众的。我参加过一些别人的组聚，其中就有特别无聊的那种，就只是吃个饭，但这很好，有些人他只是能跟大家坐在一起就很enjoy这种气氛。每个人最终都会选择自己跟人相处的方式，而迎新营就是最开始让大家获得友情的地方。它的好在于我获得了若干份四年的、稳定的、可以互称兄弟姐妹的关系，不过不必拘泥于获得这种关系是通过一个怎样的形式。MUA从来没有在rundown写上，要求大组长你们要玩得重口，这最后都是取决于组爸妈的，大家都是人，组爸妈也不会完全不care子女的感受自己在那边玩一些死变态游戏……“有人不喜欢勉强自己参与”，总有这样的人；但你换些其他的活动，又会有人抱怨这很无聊。有些人连一起吃饭唱K都不愿意参与，觉得这花钱的事情我不去，所谓众口难调就是这样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参不参加都是自己的自由。

记我们尚未逝去的MUA

你认为MUA与校方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刘晋（第八届翀云康乐庄员）：

MUA的宗旨定义会章里已经做过说明。作为维护内地生权益，为内地生提供服务和便利的组织，MUA理所应当需要在内地生权益受损害时站出来，也应该在利益分配时为内地生做尽可能争取。与中大学生会不同，虽然我们不是听命于校方的组织，但是作为内地生组织，我认为首要的还是要和校方保持良好的关系。MUA不在意香港政治如何，我们关心的是如何保障内地生现有的权利并争取更多有利于内地生的权利。与校方保持良好的关系利于沟通，一些进一步的合作也会更为可行，从而能使校方更清楚，更直接地听到内地生的声音，理解内地生。

当然，与校方保持和谐良好的关系并不代表MUA需要向校方低头。在利益不被侵犯的条件下，为自身利益与便利MUA自然要表现得顺从和善，但一些关键问题上即使强硬也不可以屈服。MUA不是校方下属机构，在与校方沟通时不应带着一种面对“老板”的心态。

因此总体来说，交流，合作，保持良好和谐稳定的关系，但关键问题保持强硬不向校方低头。

曾天（第十一届翮鸿外务）：

校方给予MUA很多方面的支持，别的不说，光是Ocamp和Leo这两点我相信已经远远胜过其他大学了。还有大学辅导长Dennis和萌神校长对我们庄员工作上的很多支持。MUA在学校的帮助和包容下办的一系列活动也同样丰富了校园文化，尤其是接下来的中华文化节可以期待一下，肯定让local和international觉得耳目一新。中大的确是全港大学里最包容内地生的了。

王翔博（第四届鸣霄外务副主席）：

MUA与校方没有什么实质的关系，MUA只是中大众多组织中的一个。

T(往届庄员)：

跟校方是互惠互利的关系。MUA也需要学校的行政支持和钱。学校也需要有人帮它处理关于内地生的事。觉得不好了就跟学校说理去。

y(第十届候选内阁成员)：

当然是最大程度地争取内地生的权益，让校方自己跟local的学生会周旋，不要什么问题都归结在内地生头上。校巴不好挤？内地生！宿舍不够？内地生！选不上课？内地生！其实就算内地生死绝了该有的问题还是会，校方自己无法好好处理的问题不能任由学生会怪到内地生头上。

## 如果说MUA的决定并不受中联办意志的影响，那么接受中联办的捐款又怎么解释？

刘晋（第八届翀云康乐庄员）：

MUA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一般情况来说，在符合会章宗旨以及各项法律规定的情况下，MUA的决定不受其他组织的意志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问题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并不太成立。接受捐款与决定是否被左右并没有直接的联系。MUA通过MUA的筹码与其他公司、机构、组织谈判并得到赞助或者说是捐款，或是一次性援助关系，或是长期合作关系，这就结束了。不存在说是“MUA接受中联办捐款，所以MUA所有的决定要符合中联办的意志”这样的事。既然是赞助，那么就是事先谈好条件的，那么在我们拿到赞助之后，完成条件内的承诺，于是双方就两清了。所以说拿中联办的捐款，完全没有必要受中联办的意志影响而做决定。（就考虑合同，合同说我每周工作5天，每天8小时，给我10000一个月的工资。我签了，我拿钱，我照着它说的工作了。至于剩下的时间我干什么，钱怎么花，不受合同影响）

因此，这一问题本身其实并不成立，拿赞助或者说是捐款没有必要受到对方的控制。这并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曾天（第十一届翻鸿外务）：

首先中联办不是一个慈善组织，不能说它给我们捐款吧。它还有一个名字其实叫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它给予MUA资助可以看作是内地对在港内地生的一种支持吧，让我们有更多的资源去丰富我们的活动。毕竟在港内地生这个群体要想融入香港还是挺费神费力的，而它和MUA并不是商业关系，并不是赞助商，没有要求我们拿了它的钱就要怎样怎样。

况且它的初衷也是帮助内地生融入香港，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算问题。

王翔博（第四届鸣霄外务副主席）：

中联办的捐款只是MUA的资金来源之一，并且MUA筹集到的资金只是用于举办活动使用。而资金与MUA做决定没有任何关系。

TC(往届庄员)：

MUA也没有富得流油，没理由给钱不要。其实本来也没有什么。MUA每一个决定都是考虑内地生，local，学校，上海总会和中联办的反应才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MUA的决定不可能不受中联办的影响。当然，违背了MUA的原则的事是不做的。这些年关于政治的事都没帮中联办做也没见中联办对MUA有意见。反正决定都是为了内地生和MUA的利益最大化的。我觉得这跟收不收钱没关系。

近来中大不少内地生对于MUA的关注似乎更多地流于表面，对活动、福利之类较为感兴趣，而对的MUA规章制度和运作方式则少人问津，甚至是漠不关心。（或者说，近年来同学对于MUA的热情可能渐有减退。）比如醴泉内阁修改会章的投票，就是经庄员一再请求和催促会员们参与投票，才使投票数量达标。对于这种情况或者可能的趋势，你怎么看？这可能有什么原因？这是正常的吗？

孙小澍（第七届启飏会长）：

这种现象其实很正常，本来也不会有那么多会员会关心制度问题，所以只要在订制度的时候不要假设大家都很关心MUA的发展和改革，对于一个学生团体来说也不需要把对权力的限制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比如对于修改会章的投票数，只要符合中大学生会属下团体委员会要求的最低限度就可以了。

刘毅（2011年Ocamp大组长）：

当得了内阁就要承受得了各种压力。会员们没有义务要热心帮助内阁，只有内阁认真服务会员才行。内阁想促成的改革，也要靠自己的努力赢得会员的支持才是王道。

庞恒沙（第九届翊风会长）：

这在我看来还算挺正常的了，或者说都有点料到这个情况了——不会有人去投票。如果是我们的话，是不会选择在年终去改会章什么的……就知道肯定没有人去投票。你想想谁会大老远专门过来投一个票？会员未必会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大费周章地修改会章，也不会想花心思去理解。这倒也没必要去苛责会员不关心我的制度运作，实在是在学期中间修改会章不很合适，还是应该等倾庄时会员全民投票的时候更好。同时也要看你改动的幅度、对会员的影响有多大。如果是小规模的、边边角角的，你在那里揪住不放，但在会员看来都差不多，那他们肯定看都懒得看。但如果真的是影响很大的一件事，那发动会员就容易得多，他们也会很热心地参与。

胡章苑（第八届翀云主席）：

可以说是倾庄吸引力的减弱（翀云上庄的倾庄现场超过300人）使得MUA庄缺少激起全会员热情的沟通形式。翀云上庄之时需要会员50%的表决（最后获得60%的投票率），而如今40%的投票率都不能完成，我觉得这个值得现庄的反思。个人无法理解每届MUA庄都修改会章的意思所在。会章本身经过几次修改已经比较完善，它是MUA运作的大型框架，而不是实现每届庄个人思路的演示台。现在MUA的mass mail中，也绝少提及对会章的修改思路，更没有鼓励会员的集思广益，这样的修改会章怎么能引起大家的兴趣呢？而且MUA每届庄之间的连续性也太弱。MUA不是没有设立福利乃至社会服务的意愿，可是前一届辛苦积累的社会资源往往没有被下庄所传承。下庄往往只是专注于完成上庄所完成的活动任务，而缺乏在需要长期培养的社会资源上的深挖。细细想来，MUA的活动安排在翀云之后已经少有变化，不得不对MUA的远景规划打上一个问号。既然会员的诉求已经不同了，为什么MUA的运行方式还是如此呢？

记我们尚未逝去的MUA

戴焕（第五届拓羽主席）：

内地生对MUA热情下降，也是年年提，不过这个“下降”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谁得出的？是否有科学的评估过程呢？不是吹毛求疵，仅供参考。另外，就“流于表面”的说法，我有点不同意见。我觉得大部分会员只关心活动和福利很合理，就像是美国大选，大多数人关心的也是候选人提出的政策会如何影响自己，而非关心运作机制（个人感觉，也许不对）。这才是正常现象，如果人人都热情高涨，积极关注MUA的规章制度和运作方式，我才会觉得惊讶。退一步说，每次竞选的内阁，提出的规划大同小异（个人感觉，也许不对），对于会员的福利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如果我是普通会员，也许我也不会太过关注。

沈瑞桓（MUA选举委员会主席）：

首先纠正问题中的错误，醴泉修章的全民投票根本没有达到法定票数。

我们看一下四个集合，会发现基本服从  $A \supseteq B \supseteq C \supseteq D$  的关系。

A：内地生； B：MUA会员； C：经常参与MUA活动的会员； D：关心MUA政治的会员

现在B/A的比例已经接近1了；D/C的比例一直处在一个低位，这也很正常，因为社会上也不会有很高比例的人关心政治，否则社会就会走向动荡，这个比例也不会随随便便就会改变的。而本问的关键，在于C/B的比例。

由于现今会员是终身制（入会后会籍直至毕业），会员中超过半数是大三或以上的学长们，这些人即使交际圈子都是内地生，也很少关心MUA的活动或者福利，何况有一些新生才开学就有了“自己被骗入会”的感觉，也就没有了参与MUA活动的积极性。所以现在C/B的比例非常得低。脑袋一拍，大胆估算，最多30%。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牺牲新生入会率（B/A）、提高活跃会员率（C/B），让不想入会（是指自己有充分的思考及在校体验之后）的新生就干脆别入会了，并且会籍每年更新，这也一并解决了“（半）强制入会”的问题。即使这样做使得我们的会员人数会从1000+直减至400左右，但对于现有的活动、福利也应该是没有太大影响的，还能降低全民投票不获通过的可能性。

刘继尧（第十届醴泉会长）：

很多人心中的MUA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每年发月饼、发粽子的时候有点用。认识只停留在这种程度的话，那又何谈什么规章制度运作呢。每个人都想着要追求民主，那你MUA不是有选举么，就一定要民主，一定要有规章制度；但是没人知道这个规章制度里面是怎样的，大家只是不care，民主这个东西只是大家的一个symbol，平凡生活中茶余饭后的调剂。他们没觉得你有什么义务要把会章第几条告诉我，也不觉得这第几条对他们有什么意义。但是上一庄，我作为MUA的会长想改变一些东西的话，就必然要谈到会章，因为我受制于它。可如果很多人不了解也不关注，那这个事情最终还是做不成的。我们做事情常常从动机出发，接着再寻求一个方法；而修改会章是从方法出发，以后再寻找动机。传统的逻辑是，为了更好的MUA要修改会章；所以很多人现实的想法就是我们暂时不需要一个更好的MUA，所以会章什么的我就不在乎了。

我是旧学制的学生，新学制的学生来的时候没有foundation，接触的面比我们更广一些，不像旧学制的时候year1内地生天天见。现在大家入大学后“去向”更广了，以前的学生是有一个缓冲，而现在则是直接面对整个大学，虽说会有短暂的不适应期，但是这段时间以后，大家就可以和很多local的学生没有什么区别，选课上课都没有必要和大陆学生一起了。可以说大陆生变得更加international了，群体不再有那么强的凝聚力。而人只有在孤独无助的时候才想要去寻求他人帮助；如果我有很多的方式去寻得他人的帮助的话，那我就不会孤独了。大学做的努力、各种学生团体的出现都可见这里越来越重视mainland这个群体，大学在逐渐变得integrated。2012这一届是大学开始全国所有省区招生，这意味着大陆学生会越来越多，而在地域上已经趋近一个饱和的状态了——相比最初几年只有北京上海学生，现在是人多得越来越复杂；一开始内地生数量相当少，外面是一个充斥着英文和广东话的世界，那么大陆学生就必须要抱团，这也就是MUA形成的原因。与其说我们要做一个沟通大陆生和其他群体的桥梁，不如说是最开始建造的一个城堡，方便我们躲进去，然后大家以一个城邦的形式生活、交流，而不是一个个松散的个人面对大学生活。这也是一个必然的、正常的、无可置疑的趋势。

你是因什么与MUA有了XX关系（比如为什么去倾庄，为什么倾这个职位，为什么竞选大组长，为什么去倾M唱等等）？在活动完成后有什么感想？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呢？

陈默（第四届鸣霄康乐）：

当时我们一群朋友组了一个团去倾庄，因为我比较爱玩，带着大家吃喝玩乐这点我自认还算比较在行，而且对音乐和电影这方面略有涉猎，所以我就选了康乐这个职位。那时候MUA还没有把M唱的举办权下放到组委会手里，所有的活动基本上都是MUA的庄员自己办的，所以那时候能自己导演一次M唱感觉挺过瘾的，我不得不说，能在sir run run做一次舞台导演的确实算是蛮难得的经历。那时候做完一年下来的感觉就是‘人民公仆不好当’，那时候的MUA从0camp开始所有的活动都是庄员自己在筹备，基本上我们一年下来都是在全速运转的状态，大家甚至为了这个庄牺牲了不少个人时间，但是回头看看，这种经历一辈子可能也就这么一次了，那种大家团结在一起做事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记我们尚未逝去的MUA

曹小丝（第五届拓羽康乐）：

当时只是觉得大学除了学习之外应该多多参与活动，锻炼自己，所以去倾庄。倾的康乐——在倾庄之前我曾经做过上一庄的干事，觉得康乐这个职位是我喜欢和擅长的。作了一年庄员下来感觉成长了很多（当然不仅仅是因为MUA的关系，对于新生来说大学生活确实会令人成长）。而且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方面有些进步吧。

作为一名MUA庄员，你认为自己在任期间受到的关于自己工作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并说说你的感受。

陈默（第四届鸣霄康乐）：

当时做这个的时候我这个职位倒是没什么值得误解的地方吧，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地玩耍就好啦。因为那时候圈子很小，活跃的人彼此都是朋友，所以真得不会有太多的负面声音。

曹小丝（第五届拓羽康乐）：

没有什么误解啦。

你认为MUA的发展前景怎样？会越来越壮大还是随着内地生融入能力的增强和越来越多其他社团有类似功能而角色弱化？

陈默（第四届鸣霄康乐）：

随着会员人数的增多，MUA开始逐渐放下权力是一种必然。Ocamp和M唱这种大活动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才能一年比一年进步，毕竟不再是十几个人就能把事情做完的年代了。MUA未来的发展方向肯定会更向CSSA或者中大学生会这类组织靠拢，为内地生发声应该成为MUA的核心事项。

刘都都（第十一届翮鸿会长）：

MUA的发展方向取决于内地生的需要。乐观地说，随着香港与内地之间认识的逐步加深，内地生融入香港的难度的降低，MUA现有的大部分职能会是逐步淡出的。未来MUA可能将不仅局限于校园内，而会发展为类似同乡会或是校友会的组织，为来到中大的内地生精英提供相识的机会。

曹小丝（第五届拓羽康乐）：

我认为弱化还是增强都没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MUA有它独特的存在的意义。作为一个桥梁，也作为内地同学展示自己的一个窗口，MUA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记我们尚未逝去的MUA

郝明（第十届醴泉总务）：

MUA作为内地本科生联合会，是众多内地学子来到香港后的第一个家，也是最好的朋友。从第一天0camp开始，到全年活动结束，再到进入下一个轮回，大家相遇相识相知，一起参与活动，甚至一起筹办活动，共同努力和提高。MUA不仅给大家带去了归属感，更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大家在没有班级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有很多好基友。这种契机不是所有社团都能提供的。而且被MUA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是一届的内地生，更有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以及不少国际生和校友，这样的资源也不是所有社团都能拥有的。另外，MUA在关键时候充当着内地生的维权组织，这样的‘行政功能’也不是其他社团所能取代的。所以，即使在中大有不少社团，MUA仍会继续发展。这倒让我想起来之前一直讨论的MUA发展方向——从活动庄转变为服务庄，其实也是考虑到这一问题，一些和其他社团一致的活动将会被取消或者与之合办，除非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比如中大每年有很多歌唱比赛，但是M唱一直在进行，因为这是内地生自己的歌唱比赛，这个特色是其他社团无法给予的。

王翔博（第四届鸣霄外务副主席）：

我觉得MUA的定位是两个方面的。首先，MUA要作为内地生在中大与其他学校和组织交流的一个通道。在内地生需要发出声音的时候（比提到过的争取宿位）作为代表站出来和各方进行沟通，为内地生争取权利。另一方面，作为中大众多庄之一，也需要在活动、服务等方面做到更好，做更多有质量的好活动，提供更多会员需要的贴心服务，在中大里成为较有影响力的庄。有了影响力，才可以在需要争取权利的时候有话语权和相应的筹码，而能为内地生争取相应的权利才能在大家心中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组织。

跋（来自拓羽主席戴煐）：

其实争议、问题不只是今年独有，以往的庄员、会员也不是没有讨论过，但是现在还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原因何在？我说题目很大，就是因为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或者不一定有最佳解决方案的问题。想要三言两语来概括，总难免挂一漏万。我已经是老鬼了，不多掺和你们的事儿。瞎扯了些回答，也许不合理，不中听，也不知道有没有帮上忙。如果有用，那就再好不过。只是私下希望这样的批判是为了更有建设性，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希望不要预设立场和观点；希望能抛开身份或者固有思维的干扰，尝试站在不同角度来看待问题并思考解决方案；希望能够真正借着这样的讨论集思广益，把道理说清，把问题解决，让会员更满意，让MUA发展的更好，也让参与讨论的人有所收获（不管是在思维方式，还是在对MUA的关注和理解上）。其实MUA远非完美，完美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很感谢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MUA的前辈、朋友们，也很感激MUA给我带来的许多，不管是作为新生、会员，还是作为庄员。

记我们尚未逝去的MUA